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戴東原集

(一)

戴震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戴東原集

(一)

戴震著

國學基本叢書

戴東原集序

先生卒於乾隆丁酉年五十有五。自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覈超於前古。始玉裁聞先生之緒論矣。其言曰。有義理之學。有文章之學。有考覈之學。義理者。文章考覈之源也。執乎義理。而後能考覈。能文章。玉裁竊以謂義理文章。未有不由考覈而得者。自古聖人制作之大。皆精審乎天地民物之理。得其情實。綜其始終。舉其綱以俟其目。與以利而防其弊。故能奠安萬世。雖有姦暴。不敢自外。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非考覈之極致乎。聖人心通義理。而必勞勞如是者。不如是。不足以盡天地民物之理也。後之儒者。畫分義理考覈文章爲三區。別不相通。其所爲細已甚焉。夫聖人之道。在六經。不於六經求之。則無以得聖人所求之義理。以行於家國天下。而文詞之不工。又其末也。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覈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覈益精。文章益盛。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而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先生之言曰。六書九數等事。如轎夫然。所以昇轎中人也。以六書九數等事盡我。是猶誤認轎夫爲轎中人也。又嘗與玉裁書曰。僕生平著述之大。以孟子字義疏證爲第一。所以正人心也。噫。是可以知先生矣。先生所爲書。或成或未成。孔子體生。梓於曲阜十餘種。學者苦其不易得。文集十卷。先生之學。梗概具見。

武進臧氏在東顧氏子述，因增其未備，編爲十二卷，精校重刊，略以意類分次其先後，不分體如他文集者，意欲求其學者之易爲力也。壬子六月，弟子金壇段玉裁謹序。

戴東原集目次

第一册

卷一

河間獻王傳經考	一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二
尙書今文古文考	三
書顧命後	五
書鄭風後	五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六
書小雅後	七
詩標有梅解	七
詩生民解	十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	十一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十二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十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十四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十五
春秋改元卽位考下	十七
周之先世不甯已上闕代系考	十八

卷二

明堂考	十九
三朝三門考	二十
匠人溝洫之法考	二十一
樂器考	二十二
記冕服	二十三
記皮弁服	二十五
記爵弁服	二五
記朝服	二六
記玄端	二六

記深衣·····	二七
記中衣裼衣襦褶之屬·····	二八
記冕弁冠·····	二九
記冠衰·····	三十
記括髮免髻·····	三二
記經帶·····	三三
記纁藉·····	三三
記捍決極·····	三四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三五
爾雅注疏箋補序·····	三六
與王內翰鳳喙書·····	三六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尙書薰田·····	三八
辨詩禮注軌軌駢四字·····	四十
辨尙書考工記鍍錡二字·····	四一

與盧侍講召弓書	四一
再與盧侍講書	四三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四八
書小爾雅後	五一
六書論序	五二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	五三
書廣韻目錄後一	六三
書廣韻目錄後二	六五
書廣韻四江後	六七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六八
顧氏音論跋	六九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七一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七二
轉語二十章序	七三

卷五

原象	七四
迎日推策記	七八
九道八行說	八二
周神北極璿機四游解一	八三
周神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八四
記夏小正星象	八四
與丁升衡書	八五
再與丁升衡書	八六
續天文略序	八七

卷六

水經鄭道元注序	八九
書水經注後	九十
答曹給事書	九一

應州續志序	九五
記洞過水	九七

第二册

卷七

句股割圓記上	一
句股割圓記中	二
句股割圓記下	三
策算序	五
刊九章算術序	五
夏侯陽算經跋	六
釋車	七
羸旋車記	七
自轉車記	八

卷八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法象論	九
原善上	十一
原善中	十二
原善下	十三
原善序	十四
讀易繫辭論性	十四
讀孟子論性	十五
答彭進士允初書	十七
孟子字義疏證序	二五

卷九

與任孝廉幼植書	二六
答朱方伯書	二九
與是仲明論學書	二九
與姚孝廉姬傳書	三一
答鄭丈用牧書	三二

與某書……………	三二
與方希原書……………	三四

卷十

古經解鈎沈序……………	三五
毛詩補傳序……………	三六
詩比義述序……………	三七
春秋究遺序……………	三八
考工記圖序……………	三九
考工記圖後序……………	四十
六書音均表序……………	四十
方言疏證序……………	四二
屈原賦目錄序……………	四三
屈原賦九歌序……………	四四
重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序……………	四四
孟子趙注跋……………	四五

卷十一

序劍	四五
送右庶子畢君赴叢秦階道序	四六
送巡撫畢公歸西安序	四七
沈學子文集序	四八
董懋亭詩序	四九
沈處士戴笠圖題詠序	五十
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	五一
族支譜序	五一
山陰義莊序	五三
代程虹宇爲程氏祝議	五四
汪氏捐立學田碑	五五
鳳儀書院碑	五六
沂川王君祠碑	五七
寧鄉縣修城臺樓堞記	五七

鄭學齋記.....五八

卷十二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五九

于清端傳.....六三

范忠貞傳.....六五

鄭之文傳.....六七

萬光祿傳後序.....六八

張義士傳.....六九

王廉士傳.....七十

養浩毛先生傳.....七十

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裴文達公墓誌銘.....七一

四川布政使司布政使李公墓誌銘.....七三

例贈宣武大夫王公墓表.....七五

輯五王先生墓誌銘.....七六

鶴岑胡公墓誌銘.....七七

崑山諸君墓誌銘	七九
黃君武臣壙誌銘	八十
戴童子壙銘并序	八一
戴節婦家傳	八一
查氏七烈女墓誌銘	八三
附錄	
戴東原先生年譜	八四
經韻樓本覆校札記	一一八

戴東原集

卷一

河間獻王傳經考刻石河間府獻王祠左壁

漢初六藝散而復集文帝時詩始萌芽獨有魯詩景帝時有齊詩韓詩而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鄭康成六藝論云獻王號之曰毛詩漢書儒林傳贊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僅臚四經者魯齊韓三家之詩已立文景開矣趙岐孟子題辭曰文帝欲廣文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此事史家闕略不載又曰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蓋言罷於武帝也宣帝更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元帝立京氏易平帝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周官經劉歆末年知周公致太平之迹段玉裁案此述字禮記正義作遺迹具於斯始有傳者凡羣經傳記之先後表見於漢大致可考如此今三家詩亡而毛詩獨存昔儒論治春秋可無公羊穀梁不可無左氏當景帝武帝之間六藝初出羣言未定獻王乃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識固卓卓景十三王傳稱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陸引或曰者無明據也然本傳列獻王所得書首周官漢經師未聞以教授馬融周官傳謂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是也其得自獻王無疑鄭康成六藝論云河間獻王古文禮

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記百三十一篇。斯卽本傳所列禮記。謂古文禮與記矣。周禮六篇。鄭亦繫之。獻王又爲陸氏得一證。大小戴傳儀禮。又各傳禮記。往往別有采獲。出百三十一篇者。殆居多。司馬貞以今文孝經爲獻王所得。顏芝本是書本傳不列。雖顏芝河閒人。不必至獻王始得也。獻王自著書。藝文志有對上下三雍宮三篇。又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記者。是漢志題曰王禹記。以別樂記二十三篇也。史稱獻王學舉六藝。王入朝。獻雅樂。及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悉不傳。凡獻王所得書。或亡或存。其可知者如此。

周易補注目錄後語

鄭康成始合象象於經。如今王弼本之乾卦後。加象曰象曰者是也。弼又分文言於乾坤後。各加文言曰。而自坤卦已後。象及象之論兩體者。分屬卦詞。後解爻詞者。遂爻分屬其後。於是漢時所謂十二篇。莫能言其舊。孔冲遠曰。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象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上象一下象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竝同此說。漢書藝文志曰。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是十二篇。三家所同也。儒林傳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徒以象象繫辭十篇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易不立故訓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明其當時之口講指畫如此。是十二篇。費氏未嘗改也。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聞劉向班固言其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林傳。乃假作費氏易。省去象象繫辭之目。總以一傳字加於象象之首。紛粉咎費氏改經。不察之論也。武帝時。博士之業易。雖已十二篇。然昔儒相傳說卦三篇。與今文大畧同。後

出說卦分之爲序卦雜卦。故三篇詞指不類孔子之言。或經師所記孔門餘論。或別有所傳述。博士集而韻之。遂一歸孔子。謂之十翼矣。

尙書今古文考

尙書二十八篇。濟南伏生所傳。後附益大誓一篇。用當時隸書寫之。故稱今文尙書。而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所得者多十六篇。許叔重說文解字敘記六體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蓋如商周鼎彝之書。故稱古文尙書。以入於祕府。未列學官。故謂之中古文。伏生書無大誓。而史記乃云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殆因是時已於伏生所傳內益以大誓。共爲博士之業。不復別識言耳。劉向別錄曰。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移書大常博士曰。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叢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大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鄭康成書論曰。民間得大誓。劉鄴所記。可援以補史家之略。衛宏定古文尙書敘云。段玉裁案當作詔定古文官書。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此不察之說也。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和伯。實躬事伏生受書。由是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史記及漢書皆曰。秦時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其非得之口誦。無女子傳言。事甚顯白。大誓外有百篇之序。史記竝見采錄。前此大常。參侯孔臧與安國書曰。臧聞尙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邪。案孔臧子魯。書不足據。是大誓併序爲伏生書所無。明甚。百篇舊次。湯誓在臣。屢後。成有一德。在湯誥後。周官在立政前。蔡仲之命。費誓在呂刑前。孔沖遠曰。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是也。古文尙書之出

於漢代者。儒林傳稱逸書得十餘篇。劉歆言逸書十六篇。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藝文志言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言得古文尙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馬融書序言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其篇名則鄭注書序逸篇之目。舜典汨作九共。大禹謨。棗稷。案正義曰。馬鄭王所據書序。名爲棗稷。五子之歌。胤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伊陟。案舊作肆命。今從宋板書正義。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以此十六卷。合今文所有之二十九卷。百篇之序一卷。是爲藝文志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九共析爲九。則逸書凡二十四。而今文所有者析爲三十四。盤庚大誓各分而三。顧命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也。不數百篇之序。故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桓譚新論云古文尙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藝文志雖數百篇之序。增多一卷。而四十六卷者一卷篇亡。鄭康成所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適當其亡篇。故志廡稱五十七篇。古文非博士所治。是以謂之逸書。劉向劉歆。班固。賈逵。校理祕書。咸得見之。民間則有膠東庸生之遺學。建初延光光和中。嘗詔選高才生能通者。以扶微學。廣異義。而後漢之儒。如尹敏。周防。孔僖。杜林。衛賈馬。鄭傳。是學不一人。然賈馬鄭雖雅好古文。其作訓注。亦但解其今文。所立於學官者。豈逸篇殘脫。失次。不可讀歟。逸書既亡。東晉元帝時。梅賾乃奏上古文尙書。孔安國傳於二十八篇。析爲三十一之外。更析堯典。皋陶謨。爲舜典。益稷。增多十九篇。析爲二十五。以傅合五十八篇之數。散百篇之序。引冠篇首。而分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亡篇之序。列次其間。爲四十六卷。以傅合藝文志所錄卷數。蓋莫由知聚斂羣書。而爲之者。實始何人。賾自言受之臧曹。曹受之梁柳。柳受之蘇愉。愉受之鄭沖。而其說往往與王肅不異。是又今之古文尙書。而非漢時祕府所藏。經師所涉之十六篇矣。

書顧命後

馬鄭王本分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晚出之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舉馬鄭王所傳異古文。不得非非之。考此篇自狄設黼辰綴衣至末。踰年卽位事也。必日前陳設。故不書日。踰年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日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年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踐天子之位三也。說者不察受冊命。及出至路門外。應門內之治朝。踰年。遂疑西方東方諸侯。爲來問王疾者。則新喪內天崩地坼之痛。而從容興答。必無是情。又不必論其他事之禮與非禮矣。

書鄭風後

鄭列於王之後者。顧炎武曰。自邾至曹。皆周初之次序。先都鄆。衛殷之故都也。次之以王。周東都也。何以知其周初之次序。邾鄆也。晉而謂之唐也。皆西周之舊也。惟鄭乃宣王所封。中興之後。始立其名於大師。而列於諸國之先者。鄭亦王畿之內也。故次於王也。桓公之時。其詩不存。故首緇衣。如顧氏說。鄭之名列在大師者。西鄭也。國語。鄭桓公有滅虢鄆等十邑之謀。武公卒取之。遂居濟洛河穎之間。以始受封之鄭名之。是謂新鄭。又曰東鄭。今所繫詩。東鄭之詩也。鄭之名不改。故大師所列亦不改也。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子夏謂其所好者溺音。許叔重五經異義。以鄭詩解論語。鄭聲淫。而康成駁之曰。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其注樂記桑間濮上之音。引絳作靡靡之樂爲證。不引桑中之篇。明桑間濮上。其音之由來已久。凡所謂聲所謂音。非言其詩。

也。如靡靡之樂，滌盪之音，其始作也，實自鄭衛桑間濮上耳。然則鄭衛之音，非鄭詩。衛詩桑間濮上之音，非桑中詩。其義甚明。後儒謂變風有里巷狹邪之作，存之可以識其國亂無政。左氏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所賦詩，固後儒所目爲淫奔之詞者。豈亦播其國亂無政乎？若曰賦詩斷章，則亦有當辨。五常之際，本自相通。或朋友兄弟夫婦之詩，用之於君臣，或男女之詩，用之於好賢，然不可以邪僻之言加之。君子鄙褻之事，誦之朝廷，接之賓客，據是斷之。毛詩言變風止乎禮義，信矣。

書小雅十月之交篇後

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梁虞翻、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宋劉原甫始疑爲夏正月。近闔百詩尙書古文疏證，初亦用劉原甫說。謂虞翻諸人傳會，後既通推步，上推之正合。復著論自駁舊時之失。然其言曰：康成考之方作箋，又曰：經解不可盡拘以理者，此類是也。則又不然。毛詩篇義云：刺幽王，箋乃謂當爲刺厲王。豈與所推合乎？康成蓋決以理而已。趙子常云：詩本歌謠，又多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子常此論，明詩中用夏正者，原無所拘滯。然則十月之交篇，舉斯時日食，以陳諫，泥何例必取夏正，而廢周一代正朔之大，爲不可用乎？病在析理未精，猥以爲經解不可盡拘以理，是開解經者之弊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州三川皆震。三川竭，岐山崩。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正指其事。詩繫之幽王，國語亦其一證。古無推日食法。魏黃初已後，始課日食疏密，及張子信而益詳。然唐宋推步家，猶未能立法無舛。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謬說載在史志。大致日月交食一事，可以驗推步得失，其有不應失在立法，不失在天行也。使有變動

失行則必不可得其準。無從立推之之常法矣。或曰：日食既預推而得，聖人畏天變之意何如？曰：此變其縣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或曰：詩言亦孔之醜，又言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戚何也？曰：此以王不知事天，而但陳天變以諫戒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猶有時蔽虧，人君而可自謂無蔽無足虧君德乎？日君象，月臣象，日失其明，俾晝作夜，君德如斯，豈不甚醜？冀王反己自責，知其蔽而醜之，則修德而復乎常明之體矣。

書小雅後

鹿鳴已下二十二篇，漢經師以爲正雅亡其詞者六，故鄭康成詩譜云：小雅十六篇爲正經，采薇出車，杜，漢世有謂爲懿王時詩者。據詩中曰天子曰王命，毛鄭解爲殷王，徒泥正雅作於周初耳。苟其詩得乎義之正，而爲治世之正事，何必非正雅乎？文王未嘗自稱王，成康以後，昭穆共懿，考夷厲宣八王，而宣王命吉甫北征，曰玁狁孔熾，則前此二百餘年間，固不必無玁狁強之事矣。宣王之臣，皇父謂南仲爲太祖，豈必遠求南仲於文王時，與文王之臣亦未聞有南仲者。南陔已下，則又周初雅樂，未可泥今之篇什第次，定作詩時世也。

詩標有梅解丙戌

毛鄭皆以此詩專爲女子年二十當嫁者而言，爲說本周禮。又皆以梅之落喻年衰，鄭則兼取梅落，見已過春而至夏，似迂曲難通。集傳以爲女子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豈化行之世，女宜有

此懼邪亦非也。古者嫁娶之期，說岐而未定，其以少長論者，或主於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爲期盡之法。據詩禮證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男子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蓋冠而後有室，笄而可以嫁。春秋傳，許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賢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皆婚姻以時者也。禮周云：男白二十以及三十，女白十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先是以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盡十年，乃爲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爲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大戴禮記曰：男八歲而鬻，毀齒也，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鬻，十四然後其化成。虛辨注云：古者皆以二十三十爲好姻之年，十四十六爲嫁娶之期。此舉其端言之也。墨子書曰：昔聖王爲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云：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官經，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聞之，此舉其終之大限言之也。不使民之後期，而聽其先期，恐至於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於犯禮之行也。周禮凡言會者，皆謂歲計曰會，中春令會男女者，使其屬稽之，覈之，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貧不能婚嫁者，許其殺禮，殺禮則媒妁通言而行，謂之不聘，不聘謂之奔，故曰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奔之爲妻者也。記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之爲妾者也。買妾者納財而不用禮，因其不聘，故謂之奔。左傳，擊伯之母不聘，禮

姜曰：吾不以妾爲婦。凡三十之男，二十之女，非有故而後期者，爲不用令。非仲春不禁之時，而不行六禮者，爲不用令。國語：句踐欲報吳，誓其民曰：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此志在蕃育人民，故限之使速婚。若民之先期，男十六而娶，女十四而嫁，亦不聞古人有禁也。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如周禮中春許行之者，皆男女以正者也。其以日月論者，或主於起自仲春，至仲夏猶承春末未遠，過此則止矣。或主於起自季秋，至仲春則禮殺而止。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說曰：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也。爾雅曰：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采繁，夏小正繫之二月，而衛詩曰：十如歸。妻迨冰未泮，言自納采至親迎，節次非可驟施。從容用禮然也。荀卿書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韓詩傳同。殺止云者，蓋季秋之月，農事備收，婚嫁之禮漸舉，至冰泮已盛行。仲春耕者少舍，猶得合男女之事。是時從容用禮者固多，其貧不能婚嫁者，會計其年，因以是時許其殺禮。自是而後，民急農事，婚嫁亦漸止矣。周禮中春之令，專爲不備六禮之民，糾察其殺禮之由，且三十之男，二十之女，至是盡許其殺禮。婚嫁過此豈有後期者哉。凡婚嫁備六禮者常也，常則不限其時月。其殺禮不聘者，權也，權則限以時月。夫婚姻不使之六禮備，則禮教不行。夫婦之道闕，而淫僻之罪繁，不計少長以爲之期，則過其盛壯之年，而失人倫之正，不許其殺禮，則所立之期不行。既殺禮而不限以時月，則男女之訟必生。以是言之，周禮三十二十之期，及中春之令，昭然矣。荒政之十日多昏，則又不計其年，不限仲春，而皆許殺禮者，古人立中以定制，女子卽過二十，亦未遽爲年衰，則知梅落非喻年衰也。梅之落，蓋喻女子有離父母之道。及時當嫁耳。首章言十猶餘七，次章言十而餘三，卒章言皆在頃筐，喻待嫁者之先後畢嫁也。周禮所言者，實古人相

承之治法。此詩所言。卽其見之民事者也。錄之召南。所以見治法之修明。咸知從令歟。

詩生民解

此詩異說紛然。秦漢間儒。已莫能徵考。治經所當闕疑者也。然其事關禮典之大。又不可徒守闕疑之義。合詩禮綜覈之。周禮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鄭注云。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然則周人特立姜嫄廟之意。非后稷更無所祖。而不得不妣姜嫄一人乎。至於魯。蓋亦立姜嫄廟。謂之闕宮。魯何以作闕宮。周立太廟。事后稷。別爲姜嫄立廟。魯侯承祀。見於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見於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闕宮。鄭注云。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然則以周享先妣。推事。后稷之義。事之。魯亦推事。后稷之義。而事之乎。帝繫曰。帝嚳上妃姜嫄。本失實之詞。徒以博會。周人禘嚳爲其祖之所自出。國語禘郊宗祖報五者。禘郊與宗祖之名異。有虞氏郊禘。商人禘禘。禮記祭法。易之以有虞氏郊嚳。宗堯。殷人禘嚳。嚳在郊禘。未可知也。虞舍其先世而宗堯。是亂宗廟矣。非也。使嚳爲周家祖之所自出。何雅頌中言姜嫄。言后稷。竟無一語上溯及嚳。且姜嫄有廟。而嚳無廟。若曰履跡或生。不得屬之嚳。則嚳明明非其祖之所自出。曾謂王者事祖禘之大義。而可蒙昧其閒乎。由是以言。周祖后稷。於上更無可推。后稷非無母之子。故姜嫄不可無廟。始祖廟之外。別立姜嫄廟。不在廟制之數。周禮享先妣與天神地示。四望山川。皆分用前代之樂。享先祖用周大武。此禮意之至微也。無於禮者之禮也。明乎禮。可以通詩。詩美姜嫄曰。克禋克祀。以弗無子。何也。禋祀並事天之名。德可以當神明。然後能事天。姜嫄無夫而生子。故推明其德之能禋祀上帝。卽魯頌闕宮所稱。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也。凡言德行至

於能事天。皆純粹無疵之極詞。克也者。不負是事也。以弗無子者。許益之云。弗無之爲言有也。如莫匪爾極者。皆是爾極也。求福不回者。求福之正也。方社不莫者。祭之早也。其則不遠者。則之近也。如許氏說。無庸破弗爲祓。然不直曰是以有子。而曰以弗無子。反言以見其非理之常。次章曰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何也。古字丕皆作不前。曰以弗無子。後曰居然生子。莫知其由也。氣化生人已後。既人類相生久矣。忽有界乎氣化之際者。而所生又非常之哲人。豈可謂之偶然乎。莫明於言禮祀獲福之常理。以見哲人降生。與降福無二理也。聖人之所難言也。三章言生而棄之。感其異。然後收養之。后稷之名棄。以此。此必非設言也。使未嘗棄而言之。是誣也。舊說祠高禘祓除。無子求有子。及生子月辰。又居側室。肅戒不御。箋云。夙之百禘也。若是。則姜嫄有夫而求子。反以生子歸之履跡。決爲非父之子。至於棄之。是感也。非父之子矣。又安得以譽爲父乎。商人祖契。於上亦更無可推。故商頌言有妣與周之。但言姜嫄同。不然。何異知母而不知父。舍德行人事。而詞涉禘禘怪迂。商周之禮。與詩咸悖矣。稷契之生。既皆非常。或棄或否。何也。上古人心醇質。以爲不祥則棄。不以爲不祥則不棄。無他故也。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一乙亥

周之歷法。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而大史所掌者。歷日天時之書。凡推步望氣。不屬焉。然又曰正歲年以序事。據推步言之乎。非也。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夏數得天。故殷周雖改正朔。仍兼用夏正。周用夏不用殷。故舉歲年不及祀歲也者。夏時也。以建寅爲孟春。年也者。周以建子爲正月也。夏之歲。周之年。不同而兼用。不可弗正之。以序別其行事。如祭祀。田獵。逆暑。迎寒之屬。夏時繫仲春者。周爲四月。繫

仲秋者。周爲十月是也。鄭康成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云者。日躔發斂一周。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及四分之。一十二分之。自前中氣入後中氣。三十日而有盈分。朔數云者。月與日會以成一月。凡十二月。三百五十四。五日有闕月。則三百八十四日。日月同行謂之合朔。自前朔距後朔。三十日而有虛分。中朔之法。馮相氏職之矣。康成據以別歲年之名。稽諸古籍。未有明證。矧夏時首建寅。中數起冬至。建子。是又二說之不可相通也。然則偏據爾雅。得非孤證歟。曰。周禮有之。其爲夏時之正月元日。謂之正歲。正歲者。猶曰歲之正始也。凌人。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明夏時之十有二月也。以周禮解周禮。一書之中。無事於更端立異矣。

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

周禮之書曰。歲終曰正歲。曰春秋冬夏。皆夏時也。夏數得天。以夏時經紀庶事。斯順而易明。然周之頒朔。必以周正。故用夏謂之歲。用周謂之年。大史按其從夏時所行之事。合以周之歷日。此之謂正歲年。以序事也。後儒或謂正月之吉亦夏時。其說曰。凌人掌冰。政。杜子春改政爲正。屬下句。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十二月爲夏之十二月。則正月亦爲夏之正月。舍此無證也。余以謂周禮重別歲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則知爲周正月也。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歲十有二月。加歲以明夏以別周。則知爲夏時也。此周禮之義例也。他書不必然。如正月之吉亦夏時。是無別於正歲。而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又曰。正歲令于教官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歲令羣吏考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之國。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異正月正歲之名而事不異其爲二時審矣。凡言正月之吉必在歲終正歲之前未嘗一錯舉於後其時之相承正月爲建子之月歲終爲建丑之月正歲爲建寅之月也周之以建子爲正月一王正朔之大不可沒焉者也。使有夏無周周焉用改正朔哉。周禮所志於官事無不備曾謂一王正朔之大可以空其事沒其文而使後人之讀是書疑若周未嘗改正朔也者則周正爲大不美而不可存也。豈周之書哉。今其書先之以正月之吉布政之始也故曰始和謂始協調之繼之以正歲於是而後得徧奉以行也。六官之長有止言正月之吉不言正歲者上之所慎在宣布之始也。六官之屬有止言正歲不言正月之吉者待上之宣布乃齊同奉行也。上之布之必不能一日而徧王畿千里之廣下之奉行又同用是日惡能相及乎哉。是故因時制其宜以建子之月宣布自上。一王正朔之大既非闕然無事以建寅之月百職咸舉夏數得天復順其序而不違孔子論爲邦用夏時而作春秋必奉周周禮用正歲以合天而必先正月之吉以著正朔其義一而已矣。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一

鄭康成六藝論曰戴德傳記八十五篇。隋書經籍志曰大戴禮記十三卷。漢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書傳本卷數與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聖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殆因所亡篇數傳合爲是言歟。其存者哀公問及投壺小戴記亦列此二篇則不在刪之數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見於祭義諸侯登廟篇見於雜記朝事篇白聘禮至諸侯務焉見於聘義本命篇自有恩有義至聖人因教以制節見於喪服四制凡大小戴兩見者文字多異。隋志已前未有謂小戴刪大戴之書者則隋志不足據。

也。所亡篇目不存。或兩見實多耳。然因隋志而知隋唐間所存。已座三十九篇。史繩祖謂大戴記雜取家語之書。其說不然。家語王肅所私定。竊取其書爲之。史氏誤連讀公冠篇孝昭冠辭。爲成王冠辭。而云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周初豈有此家語。止稱王。當以爲正。此史氏不審章句。謬加譏評也。王肅襲取爲冠頌。已章句不辨。家語襲大戴。非大戴取家語。就此一條。亦其明證。

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

右太傅禮。見存三十有九篇。不題作注人姓名。朱子引明堂之說。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曰。法龜文以注爲康成作也。惟王伯厚指爲盧景宣辯之注。是書自漢迄今。注獨此一家。而脫誤特多。余嘗訪求各本。得舊本五。參互校正。今春正月。盧編修召弓。以其校本示余。又得改正數事。盧編修本所失者。則余五本中或得之。若疑文闕句。無從考得。姑俟異日。鄭康成注學記。引武王踐阼。孔沖遠以師尙父亦端冕。及西折而南。皆爲鄭所加。又丹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強。怠勝敬者亡。瑞書則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今各本不與沖遠所見同。殆俗儒未者。照徒據鄭孔稱引竄改也。公冠篇。太子擬焉。各本譌作天子。吳幼清儀禮逸經亦然。幸盧注可考。其公冠之譌。爲公符。王伯厚困學紀聞。已莫是正。許叔重五經異義論明堂。稱戴記禮說盛德記。語在今明堂篇中。魏書李謹傳。隋書牛閔傳。俱稱盛德篇。或稱泰山盛德記。蓋隋唐已前故書。無所謂明堂篇者。今日錄兩七十四。晁公武亦云。然陳振孫云。兩七十二。熊朋來吳幼清。皆云兩七十三。此盛德第六十六後篇題竄改之證。朱子稱引明堂。不稱盛德。自唐宋間已分合竄易。非復前人之舊。舉若斯矣。書十有三卷。凡五卷無注。卷之四卷之五。立事至天圓十篇。

篇題竝冠以曾子。卽漢藝文志之曾子。書尙存於是卷之九千乘四代虞戴德詩志卷之十一小辨用兵少閒。王伯厚以爲卽漢志孔子三朝記七篇。中隔以卷之十篇秩淆亂也。注中徵引漢魏晉之儒。有康成。誰周。孫炎。宋均。王肅。范寧。郭象。及楊孚異物志。然則爲景宣注甚明。乾隆丁丑孟夏月戴震記。

春秋改元卽位考上

卽位之禮。先朝廟則繼祖也。出適治朝。正君臣也。事畢反喪服。喪未終也。踰年而後改元卽位。春秋於內稱公。於外書爵。未踰年於內稱子。於外書某子。世變相埒。未踰年既葬卒哭而卽位焉。踰年乃改元。諸侯之失禮也。因其既嗣爵則書爵。彼未嗣爵者而我以爵書可乎。彼既嗣爵者而不以爵書可乎。立子以正。君薨爲喪主。春秋卽正其爲君。義素定也。世子雖在喪未改元卽位。不可謂君臣之分未定也。以篡返國者。絕之不以國氏。以有正也。公子爭國。分非君臣。不絕之。無正也。則以國氏。立子不以正。未卽位。不正其爲君。義不素定也。雖有先君之命。私也。卽君位於朝。然後成之。爲君。繼正卽君位。春秋書春王正月公卽位。不於正月闕。無事則不書正月。非朔則書日。定公繼正之變文。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表微。魯公繼故卽君位。經國之體。不可以已也。踐其位者。宜有深痛之情。春秋書春王正月以存其事。不書卽位以見其情。莊公閔公僖公繼故之變文。則書卽位。繼故而書卽位。以不書卽位者比事類情。是爲忍於先君也。

春秋改元卽位考中

先君雖未葬。既踰年則書爵。桓十三年。書衛侯成。三年。書宋公衛侯是也。書爵與國內稱公同。文公成公。

皆先君未葬。春秋書曰公卽位。踰年也。既葬。踰年不必論矣。雖既葬。猶曰子文十八年。書子卒。僖二十五年。書衛子未踰年也。未葬未踰年不必論矣。是故諸侯卽位。以踰年爲斷。不斷於葬未葬。有既葬未踰年而書爵者乎。宣十年。書齊侯。秋。季孫行父如齊。聘新君。初卽位。成四年。書鄭伯。既卽位。嗣爵矣。春秋不得而書子也。其變禮也。不知所始。始變禮者。不恤人言。必有所託。如傳首晉。于是始墨之類。春秋獨齊鄭各一見之。爲左氏學者。不察此之失禮。而議夫未葬。踰年書爵者。是文公成公。書公卽位。皆可議也。文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先君未葬。未卽位。而書君。義素定者也。書君不與書爵同。不可以爵書者。可以正其君臣之分也。僖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義不素定。而未卽君位也。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踰年卽君位。而後得爲君。此義明。而嗣立之際。嚴桓十五年。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卒。忽在外五年。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書爵。天下聞鄭世子忽。不聞鄭伯忽也。書世子。亦以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而於前曰王猛何也。不可曰周故曰王。言周是天下外周也。言王是天下。一於王也。猶東都之詩。謂之王風。不可謂之周。諸侯曰王畿之詞。非天王之號。天王及諸侯國內。魯公皆下謂上之尊稱。謂之號。公侯伯子男五等。謂之爵。若則上下之定分。先儒國內。魯公之說非。春秋凡書王。詞從同。猶列國之書其國。先儒王不稱天之說非。以號乃曰天王。猶列國之書其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苟既正其號曰王。後不得又曰王子矣。桓十年。突歸于鄭。不以國氏。篡詞也。既不以國氏。故不曰入曰歸何也。明其鄭之公子也。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以國氏者。其爭國爲奪。哀六年。齊陽生入于齊。君廢正立。不正返而爭國。亦使之同於奪。子糾小白。皆齊侯之弟。不以

立子之法論者也。是以突不書鄭而小白則繫之齊。

春秋改元即位考下

隱何以不書即位終隱之身。自以爲攝。不忘先君之命。故春秋表微而不書。莊閔信何以不書即位。穀梁氏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杜氏曰。雖不即君位。而亦改元朝廟。與民更始。余以謂非也。君臣之位。不可不正。正君臣之位。不可不有始。即位者。正君位之始云爾。夫位命之天子。承之始封之君。非先君一人之位。雖先君不有其終。新君不可不有其始。不即君位於改元之初。及其視朝。將不正朝位乎。苟視朝然後即君位。豈得無深痛不忍之情。然則改元之初。而即君位。於深痛不忍之情何傷。彼所謂不即君位者。迨至視朝。終不得避君位也。則初視朝。乃其即君位之始。何進退失據乎。不廢改元朝廟。與民更始。而廢正百官。非義也。用是言之。春秋十二公。皆行即位之禮。魯史記皆書即位也。蓋繼弑君。大變也。典禮所無。繼弑君不書即位。史法所無。君子修之。以爲深痛之情。異於繼正。是以不書。不書而仍不沒也。其即君位之事。於春王正月之文見之。桓宣齊即位何也。穀梁氏曰。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余以桓之事考之。左氏言討齊。氏有死者。是欲掩隱之見。弑而不可。方詐爲自掩之計。治斯獄矣。使繼故不。忍即君位。處大變者。無敢或異。一行其禮。則爲忍於先君。何所快於行即位之禮。而顯示國人以與聞乎弑哉。桓將不行即位之禮。必矣。春秋始乎隱。其事之值於變者三焉。諸侯無再娶之文。惠公失禮再娶。於是桓爲太子。然又非隱所得。而追議於先君也。上卿爲攝主禮也。見曾子問。居上卿之位。攝行君之政。生不稱公。死不稱薨。隱嗣爵改元。非攝主比也。繼世之君。盡臣諸父兄弟。隱既立。而猶奉桓爲太子。異於君

臣之體者也。魯之禍，惠公啓之也。明乎嗣立卽位之義，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閒，其盡矣乎。

周之先世不啻已上闕代系考

周自公劉始居豳，書傳闕逸，莫能詳其時世。考國語史記所錄，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昔我先王，魯本國語脫去王字，宋本及史記並有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啻，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閒，蓋不啻已上。世爲后稷之官，不知凡幾，傳至不啻，然後失其官也。夏之衰，疑值孔甲時，史記稱孔甲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殆后稷之官，及有郃之封，此時乃和因而失，諸侯侵奪，天子不正之，是以遠竄。禹至孔甲三百餘年，史記十一世十四君，則有郃始封，至不啻亦且十餘世。周本紀曰：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啻立，不啻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啻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啻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而爲后稷，謹修其官守，以至不啻，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啻立，末年而失其世，世守官，微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於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其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劉敞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郃，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啻已上代系中隔矣。其曰避桀者，傳聞異詞。毛詩云：遭夏人亂，追逐公劉，而繫之桀，時則近之。湯代桀，至紂十七世，據國語史記，公劉至文王十二世，世本十六世，孔甲之後，帝皋，帝發，帝桀，不啻之後，鞠，公劉，此代系不相遠者，昔人致疑

於自契至湯十四世。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湯文相去。隔商之六百祀。使知周之先。自不留上闕代系。不得而數。斯可無惑也。國語曰。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則周人言夏之衰。指孔甲。不指太康甚明。以地考之。豳在邠北百餘里。邠今西安府武功縣。豳今邠州。不窳所窳。又在豳北二百餘里。今慶陽府安化縣。有不窳城。不窳遭迫逐。自邠而遠窳。公劉力能自興。於是思舊土。聚糧治兵而來。用復后稷之封。故詩曰。思輯用光。又曰。涉渭爲亂。是有邠故封。至公劉而復。邠在渭北。非得邠。無由絕渭而南也。岐山亦在其邦域之中。不處於邠者。地邑民居。以人與時之宜而已。

卷二

明堂考

明堂。法天之宮。五室十二堂。故曰明堂。月令中央大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其東堂曰青陽大廟。南堂曰明堂大廟。西堂曰總章大廟。北堂曰玄堂大廟。四隅之室。夾室也。釋名。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也。四室而八堂。東北隅之室。玄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玄堂右个。東堂曰青陽左个。東南隅之室。青陽之右夾。明堂之左夾也。其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玄堂之左夾也。其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玄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之箱。或謂之个。左傳昭公四年。使冀饋于个。而退。杜注云。个。東。四箱。是箱。得通釋曰。个也。兩旁之名也。劍誓之兩旁。謂之兩相。侯之左右。謂之左个右个。亦此義。古者宮室恆制。

前堂後室有夾。堂東曰東夾室。堂西曰西夾室。有个。東夾前曰東堂。亦曰東箱。西夾前曰西堂。亦曰西箱。左傳所謂个。有房。室東曰東房。亦曰左房。室西曰西房。亦曰右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个而無房。房者。行禮之際別男女。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故無房宜也。王者而後有明堂。其制蓋起於古遠。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三代相因。異名同實。與明堂在國之陽。淳于登說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祀五帝。聽朔會同。諸侯大政在焉。夏曰世室。世弗壞。案世室猶太室也。夏曰世室。舉中以該西方。猶周曰明堂。舉南以該三面也。或以意命之也。殷曰重屋。阿閣四注。或以其制命之也。周人取天時方位以命之。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玄堂。而通曰明堂。舉南以該其三也。四正之堂。皆曰大廟。四正之室。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處四正之堂中。央爾世之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久矣。

三朝三門考

宗廟作宮於路寢之東。社稷設壇墼於路寢之西。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雍。右宗廟社稷。按宗廟社稷。屬路寢實得之。以爲俱在西。不知何所據。凡朝。君臣咸立於庭。古字庭本作廷。所謂朝廷。說文云。廷。朝中也。朝有門而不屋。故雨雪衣失容。則輟朝。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皆三門。敝禮說曰。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皋應路。失其傳也。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此亦雉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所稱多傳會失實。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

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伴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君臣日見之朝。謂之內朝。羣人及玉藻之內朝是也。或謂之治朝。或謂之正朝。在路門外庭。司士正其位。記或謂之外朝。與路寢庭之朝。連文爲外內也。文王世子曰。內朝則東而北上。臣有責者以聽。在外朝則以實。注云。內朝。路寢庭。外朝。路寢之門外庭。斷獄蔽訟。及詢非常之朝。謂之外朝。在中門外庭。小司寇掌其政。朝士掌其法。以燕以射。及圖宗人嘉事之朝。謂之燕朝。在路寢庭。大僕正其位。若射則射人掌其位。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傳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遷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春秋穀梁氏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闕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闕門者。得出祭門者也。春秋左氏傳曰。閔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

匠人溝洫之法考

一夫百畝。田首有遂。夫三爲屋。遂端則溝。屋三爲井。溝在井間也。井十爲通。溝端則洫。通十爲成。洫在成間也。十成爲終。洫端則澮。十終爲同。薄於川。澮在同間也。南畝而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東

畝而耕。畝橫遂縱。溝橫澗縱。澗橫川縱。絕大爲之澗。非人爲之川。詩曰。南東其畝。因川制田。畝。賈疏云。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澗橫。澗縱自然川橫。但據南畝者言之。成方十里。澗十有一。計其田畔。竟十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澗者。凡三萬六千丈。從鄭君說。三十六井治澗。蓋九夫共治千丈。同方百里。澗十有一。計其田畔。竟百里者。二十田。畔邊於澗者。凡三十六萬丈。從鄭君說。三千六百井治澗。蓋九夫共治百丈。澗深於澗近倍。大於澗三倍有半。澗廣八尺。深八尺。廣深相乘。六十四尺。治澗丈六尺。深丈四尺。廣深相乘。二百二十四尺。以約分之。法命之。澗二治七也。水強侵敗。隄高就下。治之難易。澗十倍澗。先王不使出賦稅之民。治澗與澗。而爲法令民治澗澗者。當其賦稅。故農政水利之大。皆君任之。非責之民。及其失也。竭民之力。舉以供上。於是澗澗不治。井田所繇廢也。中原膏土。雨爲沮洳。水無所泄。腸爲枯塵。水無所留。地不生毛。賦減民窮。上下交病矣。

樂器考

庭中樂縣之位。以磬爲首。四面縣謂之宮縣。東西二面。各以次南。陳磬十六枝。一虞。其南鐘十六枝。一虞。其南鐃爲一虞。鐃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鐃爲節。其南鼓。東方者在阼階之東。西方者在西階之西。南北二面。而各直阼階之西。以次西。陳磬。其西鐘。其西鐃。鼓又在鐃西。直西階之東。諸侯去南一面。謂之軒縣。亦曰曲縣。卿大夫去南北二面。謂之判縣。有鐘磬無鐃。士縣於階間。或於東方。謂之特縣。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凡縣鐘磬。虞有二八。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東方曰笙。磬。笙。鐘。西方曰頌。磬。頌。鐘。鼓。在頌磬之西。賓至搖之以奏樂。儀禮有朔。韋。應。鼓。鼓者小鼓。與

大鼓爲節。魯鼓薛鼓之圖。圓者擊。方者擊。鼓後世不別設。鼓以擊鼓側當之。作堂下之樂。先擊朝鼓。應聲應之。朔者始也。所以引樂。故又謂之幟。毛詩周頌作田。幟之言引也。朔擊在西。置鼓北。應聲在東。置鼓南。東方諸縣西嚮。西方諸縣東嚮。故也。凡樂器。獻者近堂。擊者遠堂。竽笙埙簫簫管倚於堂。獻者執之以獻。位常在階前。周禮笙師掌教春牘。應雅。應雅三器。祓樂用之。賓醉而出。奏祓夏。以此三器築地爲之行節。鄭康成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虞夏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明堂位記曰。拊搏玉磬。搏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夏擊搏擊。字異音義同。搏謂敵擊。謂祝鳴球。玉磬。同謂石磬。古人於石之美者。多以玉名。商頌特言。依我磬聲。猶夔之專言。子擊石。拊石。說者謂別有玉磬。而在堂上。非也。惟琴瑟聲輕。宜從歌聲在堂上。餘皆堂下之器。搏拊。拊搏倒文。周禮謂之拊。大師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鞀。小師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應鼓。應鼓也。拊形如小鼓。以韋爲之。充之以糠。擊拊。譬乃歌。故曰。令奏擊拊。奏謂歌詩也。鼓。鞀。管乃作。故曰。令奏鼓。鞀。奏謂鞀管也。拊與祝。敵皆宜在庭。不得於堂。上有之歌者在上。貴人聲也。下特言管。乃及衆樂。貴人氣也。堂上堂下樂。大致可知者如此。

記冕服

虞夏書。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鄭氏曰。宗彝。謂虎也。雖也。宗廟之中。鬱尊。虞夏以上。蓋虎彝。雖而已。白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此繡與績各六。衣用績。裳用繡。考工記曰。畫績之串。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氏以爲績之次。記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鄭氏以爲

禮之次。周官經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卒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氏曰。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九章。初一日龍。次日山。次三日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日宗彝。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服章之次。經無明文。鄭君合校尙書。周官左氏春秋。而爲是說。余以謂周之祭服。宗廟所用。九文而止耳。至於郊祀。何必廢古之十二章不用也。玉藻記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禮文雖闕。天子郊祀袞冕。見於此矣。衣之舉袞。猶裳之舉黼。皆以其文特顯。而龍章爲至煥。則加日月於上。無嫌以袞目之。大裘不言袞。其餘冕服不言裘。互文錯見也。玉藻正義劉氏曰。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余以謂祭服自天子至於士。同羔裘與裘之裼衣。以玄。舊說曰。大裘之冕。蓋無旒。司裘疏引鄭志。大裘之上有玄衣。與裘同色。而以其服無章。失其傳也。記稱大裘不裼。其有裼衣。而加裘。明矣。是故冕服十有二章。纁十有二旒。是爲大裘之冕。冕服九章。纁九旒。謂之袞冕。冕服七章。纁七旒。謂之鷩冕。冕服五章。纁五旒。謂之毳冕。冕服三章。纁三旒。謂之希冕。冕服一章。在裳。謂之玄冕。無旒。周官經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經遞言相如。明冕服之章。冕纁之旒。不異。

也。凡諸侯受爵命於王，王賜之服，因得如其命數自爲之，所謂裨冕，其以事受襲賜，則有襲衣，不過袞冕。親禮侯氏裨冕，又天子袞冕負斧依玉藻，記曰：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鄭氏孫氏皆讀端爲冕。鄭氏曰：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案此所引出周官經司服注，非玉藻注。孫叔然曰：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余以謂王之大祭服大裘袞冕，中祭服鷩冕毳冕，小祭服希冕玄冕。享先公亦大祭而鷩冕，何也？士虞禮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天子廟享，尸服有袞冕鷩冕之殊，則天子不敢一服袞冕。諸侯君其國，宜得伸上服，然尸服有弁冕之殊者，亦不敢一服裨冕可知也。冕爵弁之衣皆玄，抑當云玄衣以祭乎？凡朝祭之服，上衣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委端，裳前三幅，後四幅，褻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前後不合，有衽以揜之，交裁如燕尾而後垂。

記皮弁服

天子日視朝，皮弁服。諸侯以爲視朝之服。凡諸侯相朝聘亦如之。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舊說曰：其衣十五升布。此據諸侯朝服以爲言，殆非也。玉藻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士不衣狐白。又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論語曰：素衣麀裘，狐白裘。麀裘，鄭氏皆以皮弁服爲之上衣。記不云乎？以帛裏布，非禮也。然則皮弁服之衣以素明矣。異於重素者，其領緣采也。郊特牲記曰：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天子諸侯前祭，親聽誓命，及待白祭事，其裘蓋黼裘。故曰：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鄭氏謂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天子之黼裘皮弁服。諸侯朝服，賦。

記爵弁服

周之制。大夫以上冕。士爵弁。皆絲衣。所謂純服。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屨。鞵。鞵。鞵。鞵。鞵。或曰。衾亦鞵之異名也。論語加朝服。衾紳是也。蓋不可一同祭服之鞵。故以相別異耳。檀弓記曰。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紵衣。言雖非臨其喪。必爲之變也。聘禮。君使卿韋弁。鄭氏曰。其服蓋屨布以爲衣。而素裳。周官經。凡兵事。韋弁服。鄭氏曰。以屨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如鄭君說。色取於屨。無明文。蓋傳合春秋傳言之。詩稱屨鞵有鞵。以作六師。左氏春秋。屨韋之不注。案詩六月正義。引韓問志云。屨韋之不注。不讀如鞵。今成十六年傳作鞵注。卽屨鞵矣。爵弁服。禮又謂之玄服。

記朝服

諸侯曰視朝。緇衣十五升布而積素裳。是謂朝服。大夫以爲祭服。其冠委貌。所謂冠弁也。王服以田。燕養老亦如之。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鞵。特性饋食禮。其祭也。賓及兄弟。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鞵。經於士之朝服。言玄冠。士以冠異於大夫以上弁也。玉藻記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以羔裘爲卿大夫之朝服。惟豹祛與君異。毛詩曰。古者素絲以英裘。言織之爲綢。施諸縫中者也。

記玄端

玄端玄冠。士以爲祭服。特性饋食禮。主人冠端玄是也。士冠禮曰。服玄冠玄端。爵鞵。奠。奠見于君。又曰。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玉藻記曰。鞵。君朱。大夫素。士爵韋。鄭氏以爲玄端之鞵。因而推次其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天子諸侯。冕服赤鳥。素積白鳥。玄端黑鳥。凡冕服皆鳥。大夫士爵弁。纁屨。素積。

白屨。玄端黑屨。素積者。皮弁服朝服同也。大夫士聽私朝。玄端。世子之記曰。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於此見玄端。玄冠。諸侯以下齊服也。玄端之裘。蓋羔裘。狐青裘。麋裘。士入廟宜羔裘。天子諸侯玄端。以居。狐青裘。故玉藻記曰。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緇衣以裼之。麋裘青紵褻。紵衣以裼之。紵衣則非用之。皮弁服者。大蜡。皮弁素服。或紵衣。麋裘乎。喪用鹿裘。無祛。檀弓記曰。練鹿裘。衡長祛。祛裼之可也。謂練而爲裘。視初喪。橫廣之。又長之。有祛飾。又可加以裼衣。鄭氏以爲鹿裘之裼衣。亦以紵衣。紵衣黃也。緇者綺屬。則天子諸侯。玄端以緇可知也。士玄端若深衣。狐黃及雜裘。宜無不可用之。論語。黃衣狐裘。舊說。息田夫黃衣黃冠而祭之裘也。詩狐裘黃黃。玄端深衣之裘也。

記深衣

深衣。連衣裳。殺幅而不積。鄭氏曰。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詩麻衣如雪。言深衣也。此其純采者。布純亦曰麻衣。大祥素縞麻衣是也。公子爲其母及妻。練冠麻衣。緇緣。鄭氏以爲如小功布深衣。記曰。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緇。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緇飾。古者布幅廣二尺。有二寸。謂之中量。凡削幅減寸者。二齊亦寸。衣袷左右終幅。屬袂。終幅。減削幅。中人之手八寸。是其度也。長衣中衣過之。揜尺。袂之圍四尺。四寸。自胡下殺而前。袂末謂之袂圍。二尺。四寸。規胡下。袂衣之幅。記曰。袂圍以應規。又曰。袂之高下。可以運肘。袂胡下也。袂之要中之圍七尺。二寸。所謂深衣三祛也。袷以布六幅。幅分之尺一寸。正者八減。削幅則八九七尺。二寸。與衣相屬。旁屬交裁。殺幅一端二寸。一端二尺。在下減。削幅則尺八

寸。殺而上。如是者四。是爲深衣之衽。所謂衽當旁也。衣裳之左前後續。右有曲裾鉤之。故曰續衽鉤邊。合十二幅。則下齊丈四尺四寸。倍於要中。衣交領謂之袷。廣二寸。緣謂之純。純邊謂之綈。裳下緣謂之縠。與純袂廣各寸半。

記中衣。楊衣。襦。褶之屬。

中衣。凡絲衣以素。其餘以布。郊特牲記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爾雅。黼領謂之襦。孫叔然曰。繡刺黼文以纓領。詩。素衣朱纁。是也。言丹朱以爲純襦。君朱。大夫纁。凡襦褶之屬。其外中衣。中衣之外上衣。若裘則有裼衣。裼衣之外上衣。夏則絺綌之外上衣。近禮。禪衣曰明衣。玉藻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鄭氏曰。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凡袒裼者。左論語。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無上衣曰袒。記曰。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然則固有不服上衣。而袒絺綌表裘者矣。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則有雖襲而不以衣裼之者矣。君子之於襲。蓋亦無嫌質賂也。

記冕弁冠

王之冕。纁旒五采十有二就。諸侯三采九就。就皆有玉如其采。延前圓垂旒後方。故記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周官經。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纁旒九就。璿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纁旒皆就。質六冕而曰五冕者。陳采就玉之數。止於五也。亦以見服自十

二章至一章。而六冕。纁自十二旒至三旒。而五其一冕無旒也。概舉諸侯。又申之曰。纁旒皆就者。明九旒。至於三旒。其就數九。公侯伯子男。無降差同也。延有紐。自延左右。垂筭貫之。以爲固。紘以組。自頤屈而上。左右屬之。筭垂其餘。凡冕弁筭。有筭者。紘。記曰。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士冠禮。皮弁筭。爵弁筭。緇粗。紘纁邊。舊說以爲卿大夫冕弁之紘。蓋與士同。古之爲冠者。辟而縮縫。所以覆乎前後。謂之冠。其下圍髮際者。自前而後。及項。有緇以結之。缺而不周。謂之缺。亦曰缺項。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纁。屬于缺。是也。鄭氏曰。隅爲四纁。以固冠。謂上與冠爲固也。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又曰。大白冠。緇布冠。皆不韠。委武。玄縞而後韠。然則古者冠無武。缺項。武之始也。是以惟緇布冠有之。後王之制。法大古冠。以爲喪冠。而吉冠。辟積無數。易之以衡縫。有冠卷而去缺項。冠卷謂之武。或謂之委纁。以組二屬於武。結頤下。旣纁。飾以纁。玉藻記曰。玄冠。朱組纁。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纁。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纁。諸侯之齊冠也。玄冠。葦組纁。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旣祥之冠也。垂綫五寸。惰遊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綫。屬武者。纁也。不言纁。以纁見之。故省其文也。凡吉冠。內纁。聯武上冠之異於弁者。左右不合。故有紕。弁則左右合而會之。所謂如覆杯矣。於其會也。飾之以玉。詩言會弁如星者也。無冠筭。而冕弁有筭。筭所以貫之於其左右。是以冠無之。凡無筭者。纁。周官經。六冕之下。韋弁。皮弁。冠弁。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筭。諸侯及卿大夫之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氏曰。冠弁委貌。又曰。或謂委貌爲玄冠。余以謂冠弁之名。則弁而非冠也。漢輿服志。言委貌。皮弁同制。晉語。范文子退朝。武子擊之以杖。折委筭。委之有筭。其爲弁制明矣。然則委貌。玄冠異也。朝服。大夫以上委貌。士玄冠。

與莊周書稱孔子冠枝木之冠。陳用之。椽以證章甫之邸木。猶皮弁之邸象。以是言之。有虞氏之皇。夏后氏之收。殷之尋。皆冕屬也。夏之牟。追。殷之章。市。周之委。貌。皆弁屬也。記言周弁。殷尋。夏收。此以明夏殷之禮。士得服冕。記曰。天子之冕。朱絲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是也。周制。士爵弁。而大夫以上冕。士玄冠。而大夫以上委貌。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不遺古初也。天子始加玄冠。用士服也。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言助祭於君者。孤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其家祭則降焉。鄭氏謂爵弁而祭於己。惟孤耳。余以謂少牢饋食。大夫之祭也。主人朝服不言冠。其冠委貌。則委貌之爲弁。亦一證也。特牲饋食。主人冠端玄。則士玄冠以祭之證也。周官經無爵弁。鄭氏謂爵弁制如冕。殆非也。陳用之曰。或曰。爵弁卽章弁耳。章其質也。爵其色也。斯言蓋近之。諸侯於其國。祭服不降。君之禮也。大夫士不敢伸其服。臣之禮也。

記冠衰

斬衰三升。三升有半。喪服斬衰凡二等。是其差也。冠六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小祥。受以功衰七升。疎布爲冠八升。所謂練冠也。齊衰四升。冠七升。其受也。衰七升。冠八升。練而受衰八升。冠九升。喪服降而疏衰者。凡二等。三年期有差。其所以爲冠衰也。蓋無差。齊衰五升。冠八升。其受也。衰八升。冠九升。齊衰六升。冠九升。無受。喪服疏衰之正。凡二等。是其差也。大功八升。冠十升。無受。喪服殯大功是也。大功九升。冠十一升。三月受以小功。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喪服大功之正也。小功之總。四升有半。喪服謂之緇衰。冠八升。既葬而除之。小功。冠衰十升。無受。喪服殯小功是也。小功。冠衰十一升。其卽葛也。因其故。衰喪

服小功之正也。開傳曰：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纁，無事其布。曰總，蓋合冠衰受而舉其殺之等有如此。說禮者求之立文所指而不得，於是別爲義服之目。斬衰合正服爲二，齊衰以下合降服正服爲三。按諸喪服經無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臣爲君，次之子爲父之後，其後則又有父爲長子，妻爲夫之文，獨以爲三升有半，不與前後同。三升非禮意也。略舉一端，亦足以明矣。凡言衰者，以衰名衣也。其制綴於衣之外，當膺曰衰，長六寸，博四寸。衣闕其領際，謂之闕中，左右各四寸。辟領謂之適，廣四寸，合左右與闕中，凡尺有六寸，出於衰六寸。負版廣尺有八寸，出於適寸。衣自闕中而下，二尺有二寸，與袂等。屬袂終幅，祛尺二寸，衣帶下尺。所以掩裳上際也。左右衽後垂，同二尺有五寸。上正尺，燕尾尺五寸，所以掩裳之前後際者也。裳前三幅，後四幅，異於吉服之裳者，幅三辟之，以爲要縫。喪服記曰：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衽是也。又曰：若齊裳內衰外，言緝之亦如其削幅矣。婦人之衰不殊，裳則無帶，下無垂衽。喪冠廣二寸，右辟三總，小功左辟，皆縮縫，鍛而弗灰，斬衰繩纆，齊衰以下布纆，總澡之。舊說以爲喪冠纆，武共材，余以謂喪冠，大古冠之遺也。蓋無武其屬之冠，以繩若布，自額而後交於項及耳，垂爲纆也。是之謂纆條，屬冠前後出其下，反屈緝於外，故曰外緝。所謂厭冠者也。於男子冠，婦人則有笄，故喪服小記曰：笄，笄終喪三年，齊衰惡笄，以終喪。喪服記曰：惡笄，有首以髮。傳曰：惡笄者，櫛笄也。記又曰：子折笄首。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笄，笄長尺，吉笄尺二寸。祥之祭，縞冠，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也。既祥而縞冠，素紕，所謂素縞，詩稱庶見，素冠者也。故玉藻記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皇氏義疏爲之說曰：祥祭之時，以素爲冠，以縞爲

紕。紕得冠名。故云縞冠。祥祭之後。以縞爲冠。以素爲紕。亦紕得冠名。而云素冠。按之詩禮。或然矣。禫之祭。玄冠。既祭而縞冠。凡主人未沒喪。則子雖除不純吉。故玉藻記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如皇氏說。則縞亦紕歟。

記括髮免髮

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纒。於是不復用吉時之纒。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故檀弓記曰。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麻者。未爲布之名也。是以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言於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喪之免也。去冠者之所服也。故齊衰以下。免。雖斬衰。既成服。不括髮。啓殯。至虞。卒哭。免。君弔。主人宜變。雖不當免時。必免。朋友皆在他邦。爲之主。袒免。雜記曰。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塋。喪服小記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此用免之可考者。其制不見於傳記。鄭氏曰。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又據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之文。而曰。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幪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纒紕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總。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婦人當男子括髮免。則髮齊斬之。髮皆布總。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鬢。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鬢。言鬢一視括髮免之節。其有笄去笄。一視去冠之節也。鄭氏曰。去纒而紕曰鬢。如今婦人露紕其象也。此蓋得之。又曰。斬衰。括髮以麻。則鬢亦以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纒紕如著幪頭然。此亦由不解括髮之麻。所以代總。故又推之鬢而失之。

記經帶

喪服斬衰直經。其大兩指。圍扼九寸。麻本。自右交於左。而在下。五分其經。去一以爲齊衰之經。五分齊衰之經。去一以爲大功之經。其經也。皆纓經。惟中殤大功不纓經。五分大功之經。去一以爲小功之經。五分小功之經。去一以爲總麻之經。受服五分其麻經。去一以爲葛經。凡經帶之殺。五分其首經。去一以爲要經。要經者。帶也。齊大功牡麻經。皆有本。自左加於右之上。總小功牡麻斷本。大功以上散帶垂。至成服而刺之。殤之帶不糾垂。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深麻。不絕本。而反以報之。然則長殤小功之帶深麻。斷本。不糾垂也。開傳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小祥。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婦人之帶不散麻。不受以葛。故檀弓記曰。婦人不葛帶。男子又有絞帶。喪服傳曰。絞帶者。繩帶也。齊衰以下布帶。

記纁藉

纁之形制。各如其玉。上玄下纁。聘禮記曰。皆玄纁是也。蓋如冕上覆之玄。表纁裏矣。鄭氏謂以韋衣。木經無明文。纁之厚亦與玉等。而施采焉。上下無所用采也。繫用五采。組爲之。無事則繫玉。藏於櫝。故聘禮記云。繫長尺。絢組纁藉之說。鄭注及諸家義疏。皆未明。以其施采謂之纁。以其承玉。故曰纁藉。而不可名之爲藉。蓋藉玉者。有不必纁也。束帛加璧。束帛加琮。則束帛爲之藉矣。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纁上。不云于藉上。聘禮記云。凡執玉。無藉者。奠。不云無纁。櫝以藏玉。纁以承玉。纁則授命。反命。皆執於君前。故爲之文飾。賈人啓櫝。取圭垂纁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

纁敬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纁於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積爲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然則聘之襲也。其時去纁。而又無錦帛等藉之享之裼也。雖去纁。而有錦帛等爲之藉。是以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鄭氏兼纁與束帛以解記。所謂藉本非兩說。其注聘禮。因經特著賓襲。上介不襲之文。故於上介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又纁雖不垂。亦非無藉之謂。故引曲禮以證不常襲於賈人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也。此明賤者皆無以裼爲敬之儀。是賤者皆襲。不必言裼襲也。又云。纁有組繫也。明垂者其組繫。後人誤會聘禮注。而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殆失之歟。

熊氏釋曲禮注。以爲上明賓介二人。爲裼襲圭璋。特已。下又明賓主各自爲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語簡而得鄭意。孔沖遠雜列各說。反滋疑惑。典瑞之五采五就。三采三就。二采再就。皆謂一采一爲就。二采一就。則謂二采合成一而。故曰一就也。聘禮記之三采六等。謂三采爲三就者。重之則六等。然則五采五就。重之則十等。二采再就。重之則四等。二采一就。重之則二等。典瑞言其就。不言其等。聘禮記言其等。不言其就。合之乃全。熊氏孔氏賈氏。皆混就與等爲一。故徒滋疑惑。

記捍決極

凡射。左設鞬捍。右施決設極。捍也者。臂鞬也。捍。同讀。鞬。人注作扞。鞬。釋文苦侯反。劉云。鞬字之異者。捍謂之拾。拾謂之遂。禮大夫與士射。袒繡襦。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襦。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以鞬爲

之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決也者。引弦彊也。決字亦作抉。又作決。詩刺童子佩鞶。毛傳以鞶爲決。內則記言。右佩玦。捍是其據證也。許叔重說文解字曰。鞶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樺棘組繫。鄭氏謂決以韋爲之藉。然則決皆有韋藉。及組繫。鞵極也者。所以韜指於弦。令不契指也。禮朱極三。鄭氏曰。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小指短不用。士喪禮則續極二。

卷三

爾雅文字考序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劉歆班固論尙書古文經曰。古文讀應爾雅。解古今語而可知。蓋士生三古後。時之相去。千百年之久。視夫地之相隔。千百里之遠。無以異昔之婦媼。聞而輒曉者。更經學大師。轉相講授。而仍留疑義。則時爲之也。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是書舊注之散見者。六家。韃爲文學。劉歆。樊光。李巡。鄭康成。案鄭氏無爾雅注。周禮大宗伯疏。誤引之耳。孫炎皆闕逸難。以輯綴。而世所傳郭注。復刪節不全。邢氏疏尤多疏漏。夫援爾雅以釋詩書。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數條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余未之能也。偶有所記。懼過而旋忘。錄之成帙。爲題曰。若干卷爾雅文字考。亦聊以自課而已。若考訂得失。折衷前古。於爾雅萬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羣經傳記。靡所扞格。姑俟諸異日。

爾雅注疏箋補序

爾雅六經之通釋也。援爾雅附經而經明，證爾雅以經而爾雅明。然或義具爾雅而不得其經，殆爾雅之作，其時六經未殘闕歟？爲之旁摭百氏，下及漢代，凡載籍去古未遠者，咸資證實，亦勢所必至。爰閱莊周書，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語意不可識，偶檢釋故，已此也。始豁然通乎其詞，至若言近而異趣，往往雖讀應爾雅而莫之或知，如周南不可休息，釋言麻，麻也，卽其義。豳詩蠶月條桑，釋木桑柳醜條卽其義。小雅悠悠我里，釋故俚憂也，卽其義。說詩者不取爾雅也，外此轉寫譌舛，漢人傳注，足爲據證，如釋言閱，恨也，郭氏云，相怨恨，毛公傳小雅兄弟鬩于牆，閱，恨也，鄭康成注曲禮，很，毋求勝，很，閱也，二字轉注，義出爾雅，又苛，妒也，郭氏云，煩苛者多嫉妒，康成注內則，疾痛苛癢，苛，疥也，義出爾雅，凡此遺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經之難明，爾雅亦不易讀矣。內戍，春，任君，領從以所治，爾雅示余，余讀而善之，今又越七載，任君官京師，猶孜孜是學不已，更出其定本，屬余撰序，夫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曰故訓之學不足爲其究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任君勤於治經，蓋深病夫後儒鑿空之說，岐惑學者，欲使本諸爾雅，以正故訓，故以是學先焉。書中考索精詳，辨據明哲，則讀其書者，固自知之，休寧戴震。

與王內翰鳳喈書乙亥

承示書彙典注，逐條之下，辨正字體字音，悉準乎古，及論列故訓，先徵爾雅，乃後廣搜漢儒之說，功勤而益鉅，誠學古之津涉也。昨僕偶舉篇首充字，引爾雅，充，充也，僕以爲此解不可無辨，欲就一字見考古之

難則請終其說以明例。孔傳充充也。陸德明釋文無音切。孔沖遠正義曰充充釋言文據郭本爾雅梳梳充也。注曰皆充盛也。釋文曰梳梳作充。古黃反。用是言之。充之爲充爾雅具其義。漢唐諸儒凡於字義出爾雅者則信守之篤。然如充字雖不解靡不曉者解之爲充轉致學者疑蔡仲默書集傳充顯也似比近可通古說必遠舉充充之解何歟。雖孔傳出魏晉閒人手以僕觀此字據依爾雅又密合古人屬詞之法非魏晉閒人所能必襲取師師相傳舊解見其奇古有據遂不敢易爾後人不用爾雅及古注殆笑爾雅迂遠古注膠滯如充之訓充茲類實繁余獨以謂病在後人不能徧觀盡識輕疑前古不知而作也自有書契已來科斗而篆籀篆籀而徒隸字畫倂仰寢失本真爾雅梳字六經不見說文梳充也孫愐唐韻古曠反樂記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鄭康成注曰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釋文曰橫古曠反孔子閒居篇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鄭注曰橫充也疏家不知其義出爾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者橫被廣被也正如記所云橫於天下橫乎四海是也橫四表格上下對舉溥徧所及曰橫貫通所至曰格四表言被以德加民物言也上下言于以德及天地言也集傳曰被四表格上下殆失古文屬詞意歟橫轉寫爲梳脫誤爲充追原古初當讀古曠反庶合充曠廣遠之義而釋文於堯典無音切於爾雅乃古黃反殊少精覈述古之難如此類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六書廢棄經學荒謬二千年以至今足下思奮乎二千年之後好古洞其原諒不廡市古爲也僕情僻識狹以謂信古而愚愈於不知而作但宜推求勿爲株守例以充之一字疑古者在茲信古者亦在茲漫設繁言以獻震再拜

丁丑仲秋。錢太史曉徵爲余舉一證曰。後漢書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語。檢之馮異傳。永初六年。安帝詔也。姚孝廉姬傳。又爲余舉班孟堅西都賦。橫被六合。壬午孟冬。余族弟受堂。舉漢書王莽傳。昔唐堯橫被四表。尤顯確。又舉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洪榜案淮南原道訓。橫四維而舍險。高誘注。橫讀榜車之槩。是漢人橫槌。通用甚明。段玉裁案李善注魏都賦。引東京賦。惠風橫被。今本東京賦作惠風。廣被。後人妄改也。

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尙書蕙田癸未

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恆相因。音聲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或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義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狼跋其胡。與考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屑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子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遜。曰胡寧。瘡我以早。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轉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於此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若夫譌舛相承。如詩山有樞。字本作榰。烏侯反。刺楡之名。或不加反音。讀如戶樞之樞。則失之矣。其或異字異音。絕不相通。而傳寫致譌。溷淆莫辨。如詩月出篇。勞心慘兮。與照燎紹爲韻。而釋文七咸反。正月篇。憂心慘慘。與沼樂炤虐爲韻。抑篇。我心慘慘。與昭樂炤虐爲韻。及北山篇。或慘慘劬勞。或慘慘

畏咎釋文反音竝同。不知皆燥字之譌也。燥采老切。愁不安也。白華篇。念子懔懔。此一處幸而未譌。釋文亦加以七感反之音。是直不辨燥慘之爲二字矣。陳風歌以訊之。與萃爲韻。小雅莫肯用訊。與退遂瘁退爲韻。而釋文以音信爲正。不知皆諄字之譌也。諄告訊問。諄音粹。訊音信。廣韻二十一震訊字下云。問也。告也。不知告之義。屬諄不屬訊。入六至。不入二十一震也。釋文於爾雅既作諄告也。引沈音粹。郭音碎。幸而未譌矣。又云本作訊。音信。是直不辨諄訊之爲二字。今爾雅注疏本諄字。亦與詩同譌。而王逸注楚辭。引詩諄予不顧。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爾雅。諄告也。廣韻六至諄字下。引詩歌以諄止。然則此句止字。與上句止字相應爲語詞。凡古人之詩。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息。息譌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考工記。搏埴之工。鄭注云。搏之言拍也。張參五經文字。拍音搏。劉熙釋名云。拍搏也。手搏其上也。又云。搏博也。四指廣博。亦似擊之也。則搏當音博。不音團。而釋文列團博兩音。且團音在前。是直不辨搏博之爲二字。他如底底痕痕實寔。皆音之屬。相習混淆。不可勝數。又有本無其字。因譌而成字。如爾雅之鼃鼃。鼃力竹反。从尤得聲。譌而爲鼃。遂讀起據反。方言之鍊鑄。郭璞音束。曹憲於廣雅音鍊。集韻據郭忠恕佩觿之臆說。於一東增鍊字。引方言。則鍊譌而爲鍊。遂與東同音。有字雖不譌。本無其音。譌而成音。如詩有瀾濟盈。有鸞雉鳴。雉從唯得聲。與瀾爲句中韻。下復舉濟盈雉鳴。亦句中韻。舊音雉以水反。見釋文。水譌作小。遂有以小反之音。廣韻於是收入三十小。改小作沼。併其所由致譌。幾不可考。漢書地理志。汝南郡銅陽。孟康曰。銅音紉。紅反。銅从同得聲。紉紅反之音是也。廣韻集韻皆收入四十四。有與紉同音。豈不見紅反二字。而以爲音紉歟。故訓音聲。自漢已

來莫之能考也。久無怪乎釋經論字茫然失據。此則字書韻書所宜審慎不苟也。雖舊韻相承其中顯然譌謬者宜從訂正。

辨詩禮注軌軌駟四字

詩鄘風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毛氏故訓傳由駟以上爲軌。經典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轡頭也。依傳意宜音犯。震謂音犯則字當作軌。以韻考之不合。疑漢時軌軌二字或譌潤莫辨。如今俗書軌字車旁九作軌。實不成字。毛君讀此詩豈聲從軌而義從軌。誤併二字爲一歟。周禮大馭右祭兩軌祭軌。明北監本注疏周禮譌作軌。禮記少儀所引同。惟詩疏所引不誤。鄭注曰故書軌爲駟。軌爲軌。誤作軌。杜子春云駟當爲軌。軌謂兩轡也。軌誤作軌。釋文同。詩疏引作軌。當爲軌。軌作軌。詩疏所引不誤。軌謂車轡前也。軌前誤作前。軌考疏內及詩疏所引皆不誤。或讀駟爲筭。筭之筭。震謂駟讀如筭。是也。杜君改爲軌。與駟內之軌二名混淆。非也。以釋釋穀端之駟亦非也。後代字書併駟字無之。考工記駟人軌。誤作軌。注並同。詩疏所引不誤。前十尺。鄭注曰謂駟軌以前之長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書或作軌。詩疏所引誤作軌。下並同。釋文不誤。玄謂軌是軌法也。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詩疏所引誤作軌。注同。范鄭注曰周禮大御祭兩軌。祭軌。誤作軌。詩疏所引不誤。乃飲軌與軌於車同謂轡頭也。汎與范聲同。謂駟前也。詩匏有苦葉釋文辨別之曰。案說文云軌車轡也。從車九聲。龜美反。古音居酉反。軌注疏本釋文誤作軌。車式前也。從車凡聲。注疏本釋文誤作九聲。音犯。車轡頭。所謂軌。逸志堂本誤作軌。注疏本不誤也。相亂。故具論之。孔冲遠於此亦曰少儀與大馭之文事同而字異。以范當大馭之軌。軌誤作軌。當大馭之軌。故竝其文而解其義不

復言其字誤耳。其實少儀軌字誤。當爲軛也。孔君於禮記不言軌。乃字誤。當據詩正義爲定。五經正義當時同譌者不一人。詩傳誤瀾同軌軌二字。禮注誤瀾同軛軛軌三字。而軌字遂有車軛頭之說。謬也。軛者式前。軌者車轍。軛者車輪。軛者轂末。軛者軸末。治其名。詳其制。庶可以正譌文交錯。謬說因循矣。

辨尙書考工記鍤銑二字

鍤銑篆體易識。說者合爲一。恐未然也。鍤讀如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垓其假借字也。銑讀如刷。六兩大半兩。率選饌其假借字也。二十五銖而成十二兩。三銑而成二十兩。呂刑之鍤當爲銑。故史記作率。漢書作選。伏生大傳作饌。弓人膠三銑。當爲鍤。一弓之膠。三十四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賈逵說俗儒以銑重六兩。此俗儒相傳譌失。不能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云。北方以二十兩爲銑。正合三銑。蓋脫去三字。徐本說文。銑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弇本及陸德明所引。並作十一銖。徐本蓋脫去一字。說文既引周禮重三銑。當云。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銑。是以鄭注引說文。經三銑爲一斤四兩。

與盧侍講召弓書庚辰

大戴禮記刻後。印校俗字太多。恐傷壞版。姑正其甚者。不能盡還雅也。所有誤字。雖未覈出。如保傳注。謂組豆傳列及食之等。謂譌作男。食譌作嗜。環旋也。旋譌作短。曾子本孝注。處安易之道。之譌作也。曾子天圓注。山川言牲互文。牲因正文譌作牲。互文譌作玄之。子張問入官注。纒環之設。環譌作須。盛德注。禮察曰。譌作祭禮曰。諸侯遷廟注。未卽吉。吉譌作告。孫鄭等改鞠衣。鞠譌作禕。又云。一命展衣者。云譌作下。少開注。汙窪也。窪譌作深。朝事致饗既。饗雍錯見。凡此類。卽就印本改正。又保傳有司參夙興端冕注。參職

謂三月朝也。下案云：注職字疑衍，是疑參與三月。嫌文或別有意也。然古人立文，絕無有如此者。在內則爲三月之末擇日，以子見於父，此見之南郊，亦三月時事。正文當作有司，夙端冕，注文當作夙，夙謂三月朝也。明嘉靖癸巳，袁氏依宋本重刊之，大戴禮記，齊皆作夙，後人不識古字，遂譌作參，而夙字不可通於下，加與字，魏書李彪傳，引此作有司，齊肅端冕，無與字，其竄誤無疑。注乃併夙字，譌作職字，形轉寫之，謬前改正者皆是也。凡例末一條云：又有雖俗字，而其來已久，魏晉六朝皆用之，如準之作准，殺之作煞，陳之作陣，景之作影，亦皆不改。震之愚竊以爲，景與影，今異字異音，古通用，景，葛洪始加三作影，義有可通，無妨後人滋益。准字，雖魏書有云：欲知其名，淮水不足，非避寇萊公諱。呂忱字林，用准爲平準之準，見佩觿。忱晉人，是此時俗字，然許叔重在漢時，作說文解字序云：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變亂常行。猥曰馬頭人爲長，人持十爲斗，虫者屈中也。苛之字止句也，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怪舊執而善野言，則魏書之稱淮水不足，設許氏見之，必且讓爲野言者也。苟害六書之義，雖漢人亦在所當改。何況魏晉六朝，此書中仍有未盡俗謬者，準准殺煞陳陣參差互見，宜使之畫一，以免學者滋惑。震愚昧，徑行改易，其存疑未敢改者，夏小正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其曰初歲云者，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言是月始用之也。細釋文義，正月所繫之事，他處不言初歲，至此獨言初歲，故解之曰暢，乃終一歲所用之於祭，而用之自是始，惟其爲終一歲之所用，故曰初歲，以見終歲皆用之，譌作其曰初云爾，已不可通。又移就下言，是月句失其倫次，緹繭下何以謂之小正，以著名也。爾雅疏連引此文，本繫此處無疑。朱子移置篇題之下，以是爲解小正二字，究無所發明。古人必不用此贅文以解篇題，合綜前後，何以謂之凡兩見，以四字

爲句。前雉震响條。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中閒用何以謂之設問。申之曰。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此云小正以著名也。乃申上緹先見者也。又與後文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之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可參觀名者命之也。小正以著名者。謂小正立言之體。以緹著而先見。故不曰緹。緹而名其物。候曰緹。綿著即動而後著之著。謹陳鄙見。惟有道正之。

再與盧侍講書辛巳

去冬刻就屈原賦注。屬舍弟印送。諒已呈覽。尙有誤字。其大戴禮記一書。今正復檢一過。又得若干事。後因窮處多繁雜。未及訂定。茲略舉大致。以乞教正。主言篇。則正亦不勞矣。正當作政。百步而堵。堵疑晦之處。各本仍作王。當據之以表微。哀公問於孔子篇。然後言其喪葬。別本多作喪。算義長。禮察篇。倍死忘生之禮。禮當作徒。字形之譌。夏小正篇。震也者。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徐堅初學記兩引此文。皆作响者。鳴也。震者。鼓其翼。殆後人因雉震响之言而改之。以就先震後响歟。初歲祭未。止此四字。屬夏小正。元文自始用暢也已。下皆爲解說。不必重初歲祭未始用暢也字。似文義更明。歲再見爾爾。上當有云字。脫在蓋記時也。下而不食於母也。當從別本。於作其者。蓋菜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載此文。菜作采。與上大舍采也。字正一例。推之不必取之。各本無句末之字。取必推而不言取。取必當作故言。字形譌舛。突穴取與之室何也。各本皆然。突當作突。王逸注楚辭。夏云突。複室也。洪興祖補注云。突深也。隱暗處。蓋突。厦猶言深。厦。此突穴指燕所爲巢。深隱也。下云謂之室何也。是書謂字或譌作與。或譌作爲。不勝舉。舉因與字又

誤行取字。故言摯云。各本無言字。通解載此文。止作摯云。於古人文體尤合。之離而生。之當作以。字形之
 譌。穴也者言蟄也。各本無穴也者三字。於時月也。萬物不通。八字應屬小正文。若說小正者。則是字直
 用是。不用時。篇內可考。義亦非解。豈人不從。保傅篇。罔舉之禮。魏書李彪傳。引此文作罔舉以禮。及下齊
 蕭端冕可證。參夙興之譌。尚書及周禮說。而文與此同。通解載此注。而作古。當是古尚書及周禮說。與此
 同。轉寫致譌。又衍文字。案當作古文尚書及周禮說。與此同。文字非衍。許叔重五經異義。稱古今尚書說
 古尚書說。是其證。言人性本雖無善。通解載此注。作本。或有所不能。似朱子所改。使諫擊之以自聞也。通
 解載此注。諫下行者字。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叟。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
 樂工後也。殷周之前。以長久者。前當作所。字形之譌。強猶強也。當作猶。周禮司諫注。有此訓。暑而渴
 宋元本渴竝作喝。通解載此文作喝。注之云。喝。傷暑也。渴。喝皆字形之譌。宴室。邦室於宴寢也。通解載此
 注。作宴室。夾室。次宴寢也。今是書夾竝作郊。內則注云。側室。謂夾之室。次宴寢也。亦一旁證。以七月就宴
 當從通解。作比七月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當作太師。注同。衛在中。身在傍。通解載此注。作璜在傍
 衛身在中。亦似朱子所改。此載注。衛牙二字。璜屬上注矣。又玉藻疏。臯氏說。亦分衛牙爲二。與此注同。納
 於衛璜之間。通解之間。上有衛牙二字。坐不邊蹕。蹕上脫立不二字。誦詩上脫夜。則令瞽四字。形容端正
 上。脫生子二字。任子之時。任卽妊。上云孕子之禮。孕亦當作任。敬白虎通。敬當作故。欲左欲右。當重左右
 字。以其前爲慎於人也。前亦當作所。慎當作順。而置屍於北堂。篇末而猶汝矣之注。當在此。鄒衍樂毅以
 齊至。當作自齊。魏至。韓詩外傳。下衍二十二字。以魏齊至之亦脫誤。考外傳。作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

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依是書注例。閔王名地。當注云齊王地也。脫地字。曾子立事篇。朝忿忘身。詞不足。當是一朝之忿。忘其身。脫誤。恩唯可復。當作無不可復。不唱流言。唱當作倡。謂時事須殺也。殺當作繁。字形之譌。忿怒而爲惡。爲當作無。注內兩說。前說謂忿怒妄動。不必心以爲惡。而怒後說謂人本無惡。而妄怒。據後說。爲字舛謬。明矣。義則前說尤善。自執而輕於善。輕當作誣。字形之譌。本孝篇。痹當作痺。謂三者之孝。三當作王。制言上曰友之也。曰當作會。字形脫誤。制言中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殽之。此十字亦注文。故不注某詩之幾章。正文語勢亦顯然。不可引詩橫隔。以役其身。役當作歿。前立事篇可據證。疾病篇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長竹丈切。謂己身之長。故曰不自知。注云如日之長。袁氏本無日字。空此一。格當作如身之長。天圓篇。施也。當作賦也。周禮內宰注云。施猶賦也。是其義。溫煖如陽。陽當作湯。此注本漢書五行志。劉向語。武王踐祚篇。於百姓。朱文端本作十百世。蓋十譌作丁。轉而爲於。妄改者不知此解。其最十世百世也。雖夜解怠。怠當作息。解謂釋帶也。屨屨之銘。當作屨屨。屨不名屨。屨之言踐也。論慎屨。屨當作履。勞與富。勞當作福。福常同音。正文作富。注兼取福義。故曰音義兩施。互取焉。衛將軍文子篇。言下國信蒙其宮。富當作福。云先生者猶難之。一本作云先生猶有難之。言偃。魯人也。魯字疑吳之譌。言未至者未及也。當作言未至未及者。晉侯也。當作晉侯。彭也。祁僕。祁午也。當作祁午之父也。羊舌勝。羊舌職之父。當作羊舌大夫。羊舌勝也。羊舌職之子。五帝德篇。黃帝黼黻衣。帝字衍。知民之急。袁氏本急作慧。義當作隱。帝繫篇。及象產教。禮記疏引此文。作及產象教。教字之衍久矣。史記卷章。此譌爲老童。王逸注。楚辭作老僮。什祖。各本什多作付。與史記作附沮合。史記穴熊疵。越章王。此譌穴爲內。疵爲疵。越爲威。章昭注。

國語不知楚之別封有越而誤謂句踐羊姓失之也鄭語曰羊姓夔越王符潛夫論亦曰或封於夔或封於越皆楚之越章耳楚自粥熊九世至熊渠此於內熊下有九世至于渠婁歸出自九字蓋當云其裔孫粥熊自粥熊九世至於熊渠下乃接熊渠有子三人然無善本可以訂正昆吾者衛氏也已下六氏字不可通皆當從世本作是聲之譌也次妃陳隆氏別本作陳鋒與史記合勸學篇殆教亡身亡字當從荀子作忘齊下當作庫下必出量當作以注量子張問入官篇恆言無害也恆當作猶詳為陋矣詳即伴陋當作漏聲之譌別本矣作失漏失遺忘也郭象曰主上無為於親事而有為於用臣也莊子天道篇注文此譌親為日又脫臣字今云感視聽今云當作令不盛德篤君臣之義失別本義作位與禮記本文合以慎天法慎當作順正朝之位朝下脫儀字千乘篇執事政也政當作正故牟毅不成不當作順不知者誤讀下文妄改為不文王官人篇以觀其不寧當從逸周書作不荒如臨人以色如當從逸周書作好其貌固嘔篇內嘔字并嫗之譌執之以物而邀驚決之以卒而度料以逸周書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互相訂執即設之譌邀數義同為速速決宜連文驚之脫誤為敬之不學而性辨逸周書不作文當作不紊始妒醒者也逸周書作始誣者也始即妒之譌此文與注并衍一始字因譌致衍如保傅篇舉禮曰一段而譌作如如又譌作始各本遂作而始凡順之為慎而之為如謂之為與為為政與正之錯互類皆方音溷同致外不得云古字通以數語中二字錯施彼此交易正可決古人用字不宜如是滋惑雖改正之可也察其隱匿當作陰袁氏本作應陰與應聲之譌不知者遂故應為隱人多隱其情有字衍推前惡忠據注竊疑特之譌謂有詢義之義當作議白順而不讓據注順疑執字譌耳及其所不知正也正字

疑衍爲先偏習之。當作謂先徧習之。書內爲當作謂者不具列。有道而自順。有當從逸周書作假。以見佚氣自然。佚當作俠。騶厲以爲勇。當從逸周書作矯厲。注同。內恐外悻。當從逸周書作外諂。敬再其說。敬再當從逸周書作亟稱。陰陰竊謂求諸人也。次陰字。別本作陽。以正文訂之。當作陰行。謂竊求諸人也。逸周書曰。有守者也。此脫誤爲日守也。諸侯遷廟篇於練焉。壞下脫一廟字。納新神上脫一將字。房西房也。西字。別本或作日。或作由。據禮訂之。當作東房。諸侯豐廟篇拭帨。帨當作悅。用兵篇云。蚩尤古之諸侯。或妄耳。當作或云。或字脫誤在諸侯下。羸暴於天下。羸當作羸。雖諸夏能相養。當作離散。莫能相養。因字形譌舛耳。與斗應相直。應疑杓字之譌。或深聲誤爲鄒也。深當作陬。周禮大師職曰。師當作史。頒告朔於邦國也。脫告字。別本多脫朔字。周書下脫日字。似仍脫力爭。則力政一語。此逸周書度訓篇文。此周所伏四海。伏當作服。下同。此朝明堂時來者數國也。當作國數。少閒篇同名同食曰同等。別本食作位。義長。緣近小治。治當作始。又不能備問也。問當作聞。其人迅走若鹿。逸周書曰。發人鹿麋者。若鹿迅走。謂北發之人。貢似鹿獸耳。渠搜貢虛犬。虛字誤。逸周書曰。渠搜以隨犬。隨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虛或當作露。如繁者。當作諸。言職其並與。職當作識。如以觀聞也。當作而以聞觀也。別本或譌作聞觀。殺亦如之。殺當作民。大及小人畜穀。小字衍。疆婁未虧。不可通。婁當作藪。朝事篇。諸臣之五等之命。命上脫之字。衍十八字。及大客之義。義當作儀。以成邦國之貳。當從周禮作以除邦國之慝。致會當作致贍。投壺篇。以其算告。當從袁氏本作奇算。公冠篇。其徑五寸。徑當作頸。肩博二寸。肩下脫革帶二字。諸侯之服。服上脫朝字。妾婦下通解載此注有之家二字。併下一舉樂可也。袁氏本亦作可。本命篇。人賁始焉。袁氏本作人莫遠焉。賁始

二字似後人所改。八者維剛也。剛當作綱。以治之也。治上脫一字。故經成見星。袁氏本經作經。易本命篇。易說卦曰。卦字衍。此引乾鑿度語氣之始下脫也。字所以苟者多。當作以所包者多。故舉禽獸之名。禽下仍脫一禽字。言亦有生而生之也。有生當作有本。日月屬於天。日字衍。屬當作虧。字形之譌。今春又得一本。耑刻正文前亦有韓元吉鄒元祐二序。雖非善本。有數處頗可據。主言篇雖有國焉作國馬。不必借證於王肅所私定之家語矣。哀公問五義益。其心不買。作不置。與文王官人篇有施而不置。注云。不形於心也。義可互訂。此言不以己之盡忠信於人。置諸心。而責人之忠信也。惟自勵於躬行。不以己厚責人。薄是之謂躬行。忠信其心不置。因推尋下句。仁義在己。而不害不知。可取訂於制言中。所謂有知之則顯也。莫之知。苟吾自知也。此蓋謂己有仁義之實。雖人不知何害。知或作志者。譌子張問入官篇。統統塞耳。統作紆。取證於漢書東方朔傳。紆纒充耳。紆卽紆之別字耳。段玉裁案李善注東京賦。及答客難皆引火職。禮記疏塞耳。注內云。統。莊子作紆。亦譌。謹錄如上一二致確處。私心頗怡樂也。伏待垂擇。不無有可附於闡下前所訂數十條未者。茲敵友程君亦田。名瑤田。上年秋閣後。同震到揚。今復往。特取道江陰。願偪謁大君子。其人少攻詞章之學。詩古文詞。皆有法度。書法尤絕倫。直造古人境地。年來有志治經。所得甚多。與震往還十餘載。行日勵。學日進。而境日困。今遭重喪。不得已外出。情可悲也。其讀書沈思。覈訂。比類推。綴。震遜其密。想闡下所樂取其長。而進其未逮者也。

答江慎修先生論小學書

說文所載九千餘文。當小學廢失之後。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卽爾雅亦多不足據。姑以釋故言之。如台駘

賈界卜陽予也。台朕陽當訓予我之子。賈界卜訓賜予之子。不得錯見一句中。孔魄哉延虛無之言。聞也。郭氏注云。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考之。說文。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詞助。然則哉之言三字。乃言之閒。言爲詞助。見於詩易多矣。豫射厭也。郭氏注云。詩曰。服之無射。豫未詳。豫蓋當訓厭足厭餒之厭。射訓厭倦厭憎之厭。此皆掇拾之病。其解釋詩書。緣詞生訓。非字義之本然者。不一而足。然今所有傳注。莫先毛詩。其爲書又出爾雅後。爾雅杜甘棠梨山檣榆白粉立文少變。杜澀棠甘而名類可互見。杜赤棠白者棠以棠見。杜甘棠以杜見。棠毛詩甘棠杜也。誤粉白榆也不誤。杜甘曰棠。梨山生曰檣。榆白曰粉。朱子詩集傳於陳東門之粉云。粉白榆也。本毛詩於唐山有藍云。榆白粉也。殆稽爾雅而失其讀。其他毛詩誤用爾雅者甚多。先儒言爾雅往往取諸毛詩。非也。若說文視爾雅毛詩固最後。沿本處多。要亦各有師承。爾雅以衣涉水爲厲。絛帶已上爲厲。說文。砾。字又作瀾。若用厲。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砾。詩之意以水深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若淺水則褰衣而過。尙不濡衣。酈道元水經注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之名。衛詩淇梁淇厲并舉。厲固梁之屬也。就茲一字。爾雅失其傳。說文得其傳。觸類推求。遽數之不能終其物。用是知漢人之書。就一書中有師承可據者。有失傳傳會者。說文於字體字訓。罅漏不免。其論六書。則不失師承。劉歆班固云。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鄭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所言各乖異失倫。說文序稱。一指事。二象形。三形聲。四會意。五轉注。六假借。轉注考老字。後人不解。裴務齊切韻。猥云考字左迴。老字右轉。戴仲達周伯琦之書。雖正老字屬會意。考字屬諧聲。而不能不承用左迴右轉爲轉注。別舉側山爲自。反人爲匕等。象形之變轉者。

當之。徐鉉徐鍇鄭樵之書。就考字傳會。謂祖考之考。古銘識通用。𠄎於𠄎之本訓。轉其義。而加老省。注明之。又如犬走貌爲森。爾雅扶搖謂之森。於森之本訓。轉其義。則偏旁加風。注明之。此以諧聲中聲義兩近者當轉注。不特一類分爲二類甚難。且校義之遠近。必多穿鑿。王介甫字說。強以意解加之諧聲字。陸佃埤雅中時摭之。使按之理義不悖。如程子朱子論中心爲忠。如心爲恕。猶失六書本法。岐感學者。今區分諧聲一類爲轉注。勢必強求其義之近似。況古字多假借。後人始增偏旁。其得盡證之。使自爲類乎。楊桓又謂三體已上。展轉附注。是曰轉注。新說之謬。易見。而莫謬於蕭楚張有諸人。轉聲爲轉注之說。雖好。古如顧炎武。亦不復深省。說文於假借舉令長字。乃移而屬轉注。古今音讀莫考。如好惡之惡。今讀去聲。古人有讀入聲者。美惡之惡。今讀入聲。古人有讀去聲者。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象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竊意未有四聲反切已前。安知不爲一音乎。據此言之。轉聲已不易定。轉注假借何以辨。今讀先生手教曰。本義外。展轉引伸爲他義。或變音。或不變音。皆爲轉注。其無義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則爲假借。又曰。字之本義。亦有不可曉者。震之疑。不在本義之不可曉。而在展轉引伸爲他義。有遠有近。有似遠。義實相因。有近而義不相因。有絕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強言其義。區分假借一類而兩之。殆無異區分諧聲一類而兩之也。六書之諧聲假借。并出於聲。諧聲以類附聲。而更成字。假借之依聲託事。不更制字。或同聲。或轉聲。或聲義相倚而俱近。或聲近而義絕遠。諧聲具是數者。假借亦具是數者。後世求轉注之說。不得併破壞諧聲假借。此震之所甚感也。說文老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从老省。𠄎聲。其解字體。一會意。一諧聲。甚明。而引之於序。以實其所論轉注。不宜自相矛盾。是故別有說。

也。使許氏說不可用，亦必得其說，然後駁正之。何二千年間，紛紛立說者衆，而以猥云左逼右轉者之謬，悠目爲許氏可乎哉？震謂考老二字，屬諧聲會意者字之體，引之言轉注者字之用，轉注之云，古人以其語言立爲名類，通以今人語言，猶曰互訓云爾，轉相爲注，互相爲訓，古今語也。說文於考字訓之曰老也，於老字訓之曰考也，是以序中論轉注舉之，爾雅釋詁，有多至四十字共一義，其六書轉注之法，歟？別俗異言，古雅殊語，轉注而可知，故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大致造字之始，無所偶依，宇宙開事，與形兩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實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體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則聲寄於字，而字有可調之聲，意寄於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兩大端也，因而博行之，取乎聲諧曰諧聲，聲不諧而會合其意曰會意，四者書之體止此矣，由是之於用，數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爲始，印舌台予之皆爲我，其義轉相爲注曰轉注，一字具數用者，依於義以引伸，依於聲而旁寄，假此以施於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兩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於自然，立法歸於易簡，震所以信許叔重論六書必有師承，而考老二字，以說文證說文，可不復疑也，存諸心十餘載，因聞教未遂，遂縱言之。

書小爾雅後

小爾雅一卷，大致後人皮傅掇拾而成，非古小學遺書也。如云鵠中者謂之正，則正鵠之分，未之考矣。四尺謂之仞，則築宮仞有三尺，不爲一丈，而爲及肩之牆矣。澮深二仞，無異漁深八尺矣。其解釋字義，不勝枝數，以爲之駁正，故漢世大儒，不取以說經。獨王肅、杜預及東晉枚瓚，奏上之古文尚書孔傳，頗涉乎此。廣量曰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本春秋傳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之文，釜二有半謂之釁，本聊

禮記十六斗曰籩。籩二有半謂之衍。此句無本。衍二謂之鍾。所謂陳氏新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者。齊舊量。蓋先王之制。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陳氏從而詭更之。釜登一區。則八斗。區登一豆。則二斗。豆登一升。則五升。而鍾實八斛。茲用舊量之豆。區釜用新量之鍾。兩法雜施。顯相刺謬。廣衛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皆於古無本。倍舉曰銚。賈景伯所稱俗儒。以銚重六兩是也。不稽古訓。故曰之曰俗儒云爾。張揖作廣雅。於釋器曰。鍾十曰甗。庾十曰乘。乘十曰筥。庾二文錯見。并當爲籩。而改區十曰籩。斯協於聘禮記。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籩。十籩曰乘。鍾十之云謬也。此十六斗之乘量名也。劉禾盈手謂之乘。猶把也。字同義別。聘禮記曰。四乘曰筥。十筥曰稷。十稷曰秬。四百乘爲一秬。然則乘十當改乘四。又不常蒙籩十曰乘。相亂其掇拾之病。與小爾雅同。或曰小爾雅者。後人采王肅杜預之說爲之也。時乾隆己卯秋。東原氏記。

六書論序

自昔儒者其結髮從事。必先小學。小學者。六書之文是也。周官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司徒掌之以教萬民。而大行人所稱諭書名。聽聲音。又屬鞮史分職專司。故其時。儒者治經有法。不岐以異端。後世道闕。小學不修。古文絕於羸氏。佐隸起於獄吏。漢興蓋百年。始徵小學之士。令說文字。未央廷中。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譌謬。及賈侍中修理舊文。而許叔重從受古學。撰說文解字。則在安和已後。今考經史所載。漢時之言六書也。說岐而三。一見周禮注。引鄭司農解。一見班孟堅藝文志。其一則叔重說文解字序。頗能詳言之。班鄭二家。雖可以廣異聞。而綱領之正。宜從許氏。厥後世遠學乖。罕覩古人制作本始。謂諧聲最

爲淺末者。後唐徐鍇之疏也。以指事爲加物於象形之文者。宋張有之謬也。謂形不可象。則指其事。事不可指。則會其意。意不可會。則諧其聲者。諸家之紛紊也。謂轉聲爲轉注者。起於最後。於古無稽。特蕭楚諸人之臆見也。蓋轉注之爲互訓。失其傳。且二千年矣。六書也者。文字之綱領。而治經之津涉也。載籍極博。統之不外文字。文字雖廣。統之不越六書。綱領既違。譌謬日滋。故考自漢已來。迄於近代。各存其說。駁別得失。爲六書論三卷。凡所不載。智者依類推之。以拾遺補蕪。將有取乎此也。時乾隆乙丑孟冬歲震撰。

卷四

答段若膺論韻丙申

陸德明於鄴風南字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顧氏取其說。江慎修先生見於覃至凡八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侵者。元寒至仙七韻字。實有古音改讀入真者。音韻卽至諧。故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析而二。自信剖別入微。在此大著。更析真臻先與諄文殷魂痕爲二。尤幽與侯爲二。且悟古四聲不同。今韻猶古本音不同。今韻遂以此斷古無平仄通押。去入通押。書中自信剖別入微。亦在古音韻至諧之云。然僕謂古人以音韻從其意言。帝舜歌喜起熙。二上一平音節自佳。若并讀平聲。喜起轉嫌於積韻。夫音韻之諧。密近而成。節奏爲諧。稍遠而成。節奏亦諧。遠而隔礙。爲不諧。字異音同。或積相似之音。亦不諧。癸巳春。僕在浙東。據廣韻分爲七類。侵已下九韻。皆收唇音。其入聲古今無異說。又方之諸韻。聲氣最斂。詞家謂之閉口音。在廣韻雖屬有人之韻。而其無入諸韻。無與之配。仍居後爲一類。其前昔無入者。今皆得其入。

聲兩兩相配。以入聲爲相配之樞紐。真已下十四韻。皆收舌齒音。脂微齊皆灰。亦收舌齒音。入聲質術櫛物。迨月沒曷末黠鑿屑薛。合爲一類。東冬鍾江陽唐庚耕清青蒸登。皆收鼻音。支佳之哈。蕭宵肴豪尤。候曲亦收鼻音。入聲屋沃燭覺藥陌麥昔錫職德。分蒸登之哈。職德爲一類。東冬鍾江尤。候曲屋沃燭覺爲一類。陽唐蕭宵肴豪藥爲一類。庚耕清青支佳陌麥昔錫爲一類。弓馮熊雄夢騰等字。由蒸登轉東。尤郵牛丘裘杯謀等字。由之哈轉尤。服伏犇福郁或收梅穆等字。由職德轉屋。而東冬轉爲江。尤候轉爲蕭屋。燭韻字轉爲覺。陽唐轉爲庚。及藥韻字轉陌麥昔錫。音之流變無定方。而可以推其相配者。有如是。歌戈麻皆收喉音。魚虞模亦收喉音。入聲鐸合爲一類。以七類之平上去。分十三部。及入聲七部。得二十部。陸德明所謂古人韻緩者。仍有取焉。大著內第一部之哈。第十五部脂微齊皆灰。第十六部支佳分用。說至精確。舉三部入聲。論其分用之故。尤得之。其餘論異平同入。或得或失。蒸之職。登之哈。德一類。如陝由之轉。登能由哈轉。登等由海轉等。及疑從疑之屬。書內舉得來爲登。來與蟻爲蟻。證陸韻以職德配蒸登。非無見。因謂蒸登與之哈同入。此說是也。陸氏惟此類所分之韻。多寡適同。餘則或此分而彼合。蓋陸氏未知音聲洪細。如陰陽表裏之相配。是以參差不均。真諄臻分爲三。脂合爲一。質術櫛亦分爲三。文殷分爲二。微合爲一。物迄亦分爲二。元廢月魂痕分爲二。灰合爲一。沒亦合爲一。寒桓分爲二。泰合爲一。曷末亦分爲二。刪皆點山夫鏤先齊屑仙祭薛一類。如寅由真轉脂。揮暉疊由文轉微。旻折沂由殷轉微。西由先轉齊。洗酒由銑轉齊。彌由旨轉彌。澆由銑轉賄。敦由魂轉灰。寬由泰轉換。及吻从勿。讎讎从獻之屬。書內言第十三部諄文欣魂痕。第十四部元寒桓刪山仙。與第十五部同入是也。而遺第十二部真臻先。則於

脂韻字，以質攝爲入者，及齊以屑爲入，有未察矣。真已下分三部，脂微諸韻，與相配者僅一部，又言第十一部庚耕清青，與第十二部同入，殊失其倫。第十一部，乃與第十六部同入。庚清青分爲三，支合爲一，陌昔錫亦分爲三，耕佳麥一類，如擲從鄭，概堪從冥，亦可證陸韻以陌麥昔錫，配庚耕清青，非無見。書內言第十七部歌戈麻，與十六部支佳同入，第十部陽唐，與第五部魚虞模同入，皆失倫。蓋陌麥昔錫爲庚耕清青及支佳之入，今音字也。其古音字與鐸通者，陌韻之陌，莫伯白，拆宅澤，赫客格，索柞啞，鷄綸，劇，就，逆，號，搜等字，麥韻之獲，懇等字，昔韻之昔，烏席夕，釋，弈射，釋尺，赤，斥，撫，炙，石，碩，碧等字，錫韻之款，詠等字，是爲歌戈麻及魚虞模之入，麻韻半由歌戈流變，半由魚虞模流變，如箇由暮轉，箇古音華，讀如敷，轉而爲驚，再轉而爲今音，及若婿，惹，作啞，咋，樓等字，皆鐸之類，平上去聲，見於麻，箇，馬，箇，禡，數，韻，同類互轉也。陸氏所分，有入聲及無入聲之韻，截然不同，惟歌戈麻與有入者同，與無入者異。陸氏洞同藥鐸爲一，故失其入聲，不知覺藥一類，鐸又一類，鐸韻之撮，樂，機，整，鶴，矯等字，當別出歸於藥，而屋韻之鳩，瀑，颯等字，沃韻之沃，鬻，操等字，陌韻之翟，搦等字，麥韻之覈，字，錫韻之的，趨，機，溺，激等字，古音皆與覺藥爲一類，覺韻之朔，斲，箝等字，藥韻之若，著，略，螭，卻，臆，磻，斫，縛，嬰，獲等字，當別出歸於鐸，一爲陽唐之入，一爲歌戈麻之入，不可濶也。陽唐與蕭宵肴，豪相配，歌戈麻與魚虞模相配，大著六齋，七侵，鹽，添，八覃，談，咸，銜，嚴，凡，九東，冬，鍾，江，十陽，唐，十一庚，耕，清，青，十二真，臻，先，十三群，文，欣，魂，魂，十四元，寒，桓，刪，山，仙，凡九部，舊皆有入聲，以金石音喻之，猶擊金成聲也。一之略，二蕭宵肴，豪，三元，幽，四侯，五魚，虞，模，十五脂，微，齊，皆，灰，十六支，佳，十七歌，戈，麻，凡八部，舊皆無入聲，前七部以金石音喻之，猶擊石成聲也。惟第十七部歌戈，與有入者近。

麻與無入者近。舊遂失其入聲。於是入聲藥鐸。潤滑不分。僕審其音有入者。如氣之陽。如物之雄。如衣之表。無入者。如氣之陰。如物之雌。如衣之裏。又平上去三聲。近乎氣之陽。物之雄。衣之表。入聲近乎氣之陰。物之雌。衣之裏。故有入之入。與無入之去近。從此得其陰陽雌雄表裏之相配。而侵已下九韻。獨無配。則以其爲閉口音。而配之者更微不成聲也。顧氏分古音十部。入聲僅分爲四部。侵已下如舊。餘則以配其無入之韻。其第五部。雖誤以尤幽合於蕭宵肴豪。而分一屋之半。二沃之半。四覺之半。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蕭宵肴豪之入者。獨得之。其第三部。雖誤轉候。以合於魚虞模。又誤以一屋之半。二沃之半。三燭四覺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而不知此乃尤侯幽之入也。其以十八藥之半。十九鐸之半。二十陌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爲魚虞模之入者。亦得之。其第二部。雖潤滑不分。從而分之。以五質六術七櫛八物九迄。爲脂微齊灰之入。十月十一沒十二曷十三末十四黠十五鐺十六屑十七薛。爲皆祭泰夬廢之入。二十一麥之半。二十二昔之半。二十三錫之半。爲支佳之入。二十四職二十五德。一屋之半。爲之哈之入。此四者之平上去。昔人潤滑不分。而入聲有分。顧氏因其平上去不分。并入聲亦合之。然顧氏列真至仙爲第四部庚之半。及耕清青爲第八部。蒸登爲第九部。苟知相配之說。昔人以入聲隸於四部者。非無見。則知入聲當分爲四。知入聲可隸於彼。又可隸於此。必無平上去分而入不分。入分而平上去不分。則彼分爲四。此亦當分爲四。今書內舉入聲以論三部之分。實發昔人所未發。然昔人以職德隸蒸登。今以隸之哈。而明其同入。於彼此相配得矣。昔人以陌麥昔錫隸庚耕清青。今以隸支佳。而讓昔人於音理未審。則於彼此相配。未有見故耳。昔人以質術櫛物迄月沒曷末黠鐺屑薛隸真諄臻文殷

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今獨質櫛屑仍其舊。餘以隸脂微齊皆灰，而謂諄文至山仙同入，是諄文至山仙與脂微齊皆灰相配亦得矣。特彼分二部，此僅一部分未當。又六術韻字不足配脂，合質櫛與術始足相配，其平聲亦合真臻諄始足相配。屑配齊者也。其平聲則先齊相配，今不能別出六脂韻字配真臻質櫛者，合齊配先屑爲一部，且別出脂韻字配諄術者，合微配文殷物迄灰配魂痕沒爲一部。廢配元月秦配寒桓曷末，皆配刪點，夫配山鎔，祭配仙薛爲一部，而以質櫛屑隸舊有入之韻，餘乃隸舊無入之韻，或分或合，或隸彼，或隸此，尙宜詳審。第九第十第十一，此三部之次，觀江從東冬流變，庚從陽唐流變，得其序矣。東韻字有從蒸登流變者，而列爲第六部，隔越七八兩部，尤從之哈流變，蕭從尤幽流變，而以蕭宵肴豪處之哈後，尤幽侯前，未知音聲相配故耳。支佳韻字，雖有從歌戈流變者，虞韻字，雖有從侯幽流變者，皆屬旁轉，不必以例正轉。其正轉之法有三：一爲轉而不出其類，脂轉皆之轉哈，支轉佳是也。一爲相配互轉，真文魂先轉脂微灰齊，換轉泰哈海轉登等，侯轉東，厚轉講，模轉歌是也。一爲聯貫遞轉，蒸登轉東之哈轉尤，職德轉屋，東冬轉江，尤幽轉蕭，屋燭轉覺，陽唐轉庚，藥轉錫，真轉先，侵轉覃是也。以正轉知其相配及次序，而不以旁轉惑之，以正轉之同入相配，定其分合，而不徒恃古人用韻爲證，僕之所見如此。蓋援古以證其合，易明也。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古人用韻之文，傳者希矣，或偶用此數字，或偶用彼數字，似彼此不相涉，未足斷其截然爲二爲三也。况據其不相涉者分之，其又有相涉者，則不得不歸之合韻，是合韻適以通吾說之窮，故曰援古以證其分，不易明也。江先生分真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今又分真已下爲三分，尤幽與侯爲二，而脂微齊皆灰不分爲三，東冬鍾不分爲二，諄文至山仙

雖分而同入不分。尤幽侯雖分而同入不分。試以聲位之洪細言之。眞之筠。與文之雲。本無以別。猶脂之惟。與微之章。本無以別也。侯之鈎。與尤之鳩。雖洪細不同矣。猶東之公翁。與鍾之恭雍。洪細不同也。他如模之孤烏。與魚之居於。痕之根恩。與殷之斤殷。魂之昆溫。與文之君煜。於分切豪之高。燿於刀切。與宵之驪天。其洪細皆然。而據三百篇。山有樞。首章樞榆。萋羸淪。二章樞柁。考保。南山有臺。五章。枸椹。肴後。四章。樛杻。壽茂。謂侯與尤幽不相雜。載馳之驪侯。則謂其不連。悠濟憂爲一韻。生民之揄。蹂曳浮。械。樸之樞。趣角弓之裕。瘡。則謂爲合韻。僕謂審音本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有不相涉。不得舍其相涉者。而以不相涉爲斷。審音非一類。而古人之文。偶有相涉。始可以五方之音不同。斷爲合韻。今書內列十七部。僕之意。第三第四當并。第十二第十三亦當并。惟第七第八及第十四。江先生力辨其當分。僕竊者亦以爲然。故江先生撰古韻標準時。曾代爲舉艱。縲二字。辨論其偏。旁得聲。江先生喜而採用之。後以眞至先。皆收舌齒音。侵至凡。皆收唇音。其各分爲二也。不過在侈斂之間。遂主陸氏古入韻。緩爲斷。上年於永樂大典內。得宋淳熙初楊俊韻譜。校正一過。其書亦即呼等之說。於舊有入者不改。舊無入者悉以入隸之。與江先生四聲切韻表合。僕已年定聲韻考別。十九鐸不與覺藥通者。又分覺藥陌麥昔錫之通鐸者。爲歌戈之入。謂江先生以曷爲歌之入。末爲戈之入者。應改正。楊氏雖不能辨別藥鐸之異。而以藥鐸配陽唐。配蕭宵肴豪。又以鐸配歌。僕因究韻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六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十七真內二等字。與十九臻無別。十七真十八諄內三等合口呼。與二十文三韻皆無別。眞韻內三等開口呼。與二十一般無別。二十七刪。與二十八山無別。二仙內四等字。與一先無別。四宵內四等字。與三

蕭無別，十二庚內二等字，與十三耕無別，十二庚十四清內三等開口呼，兩韻無別，清韻內四等字，與十五青無別，十八尤內四等字，與二十幽無別，二十二覃與二十三談無別，二十四鹽內四等字，與二十五添無別，鹽韻內三等字，與二十八嚴，二十九凡，三韻皆無別，二十六咸與二十七銜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白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輕重，定爲音切，不足憑也。唐國子祭酒李涪撰刊誤論，陸法言切韻一條，有云：上聲爲去，去聲爲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爲兩韻，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爲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爲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爲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爲切，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涪去法言未遠，已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讖其妄別矣。又今人語言，矢口而出，作去聲者，廣韻多在上聲，作上聲者，廣韻多在去聲，李涪又云：余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輕重，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是今人語言，與廣韻上去互異者，非後代始流變，在唐人已語言，與韻書互異矣。韻書既出，視爲約定俗成，然如東冬中終之妄別，不必強爲之詞也。僕已年分七類，爲二十部者，上年以呼等考之，真至仙，侵至凡，同呼而具四等者，二脂微齊皆灰，及祭泰央廢，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其已下十四韻，侵已下九韻，各爲二，而脂微諸韻，與之配者，亦各爲二，其配元寒至山仙者，周南荊苜二章，撥將，召南草蟲二章，蕨偃說，甘棠首章，伐芟二章，敗德三章，拜說，野有死麕三章，脫稅吠，邶擊鼓四章，閻說，五章，閻活，匏有苦葉首章，厲揭，泉水三章，牽邁，衛害二子，乘舟二章。

逝害衛碩人四章活潑發揚擊搗伯兮首章搗桀有狐二章厲帶王君子于役二章月佶桀括渴采葛首
 章葛月三章艾歲鄭子衿三章逢閔月齊東方之日二章月闌闌發甫田二章桀但魏十畝之閒二章外
 泄逝唐蟋蟀二章逝邁外蹶陳東門之枌三章逝邁東門之楊二章肺哲檜匪風首章發傷但曹蜉蝣三
 章闕雪說候人首章葭芾幽七月首章發烈揭歲小雅采芣二章烈渴庭燎三章芟嘶噦正月八章厲滅
 威此章第二句結字非韵乃四句見韵之例小曼五章艾敗蓼莪五章烈發害大東七章舌揭四月三章
 烈發害鴛鴦三章秣艾車牽首章牽逝渴括宛柳二章揭療邁都人士二章撮髮說四章厲薑邁白華五
 章外邁大雅文王二章世世繇八章拔兌駝隊皇矣二章翳樹三章拔兌此章拔兌一韵對季一韵下重
 季字及友字不入韵生民二章月達害七章載烈歲民勞四章揭泄厲敗大板二章蹶泄蕩八章揭害撥
 世抑六章舌逝蒸民三章舌外發瞻印首章厲療此章及後二章皆四句見韵次句嘉字非韵下四句疾
 屈一韵收塵一韵二章奪說召晏六章竭竭害周頌載芟活達傑魯頌泮水首章夜嘯大邁闕宮五章大
 艾歲害商頌長發二章撥達達發烈載六章旆此字誤荀子引此詩作載發說文引作載埃發埃皆於
 韵合鉞烈曷藥達載伐桀已上分出以配元塞桓山仙之別於真鑑臻文般魂寔僕初定七類者上年
 改爲九類以九類分二十五部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阿第一烏第二聖第三此三部皆收喉音膺
 第四噫第五億第六翁第七謳第八屋第九央第十天第十一約第十二嬰第十三娃第十四屮第十五
 此十二部皆收鼻音殷第十六衣第十七乙第十八安第十九霽第二十遏第二十一此六部皆收舌齒
 音音第二十二邑第二十三醜第二十四饒第二十五此四部皆收唇音收喉音者其音引喉收鼻音者

其音引喉穿鼻收舌齒音者其音舒舌而衝齒收唇音者其音斂唇以此爲次似幾於自然鄭庠古音辨分陽支先虞尤覃六部顧氏古音表析東陽耕蒸而四析魚歌而二故增多四部江先生古韻標準更析真元而二宵侯而二侵談而二故多於顧氏三部今析支脂之祭而四故又多三部入聲顧氏僅分屋質藥緝四部江君析質月錫職而四析緝盍而二故增多四部今更析藥鐸而二顧氏鐸并屋後而藥鐸有分江君適未省照也顧以屋質藥緝隸魚支宵侵江以屋質月藥錫職緝盍隸東真元陽耕蒸侵談又以屋隸侯質月錫職隸支藥隸魚緝盍隸侵談而廣韻歌戈麻取其所分月之屬曷末及藥之屬陌昔隸之蓋江君未知音聲相配故分合猶未當知皆有入聲而未知歌戈本與舊有入之韻近因引喉而不激揚昔人遂以其所定無人之韻例之凡音聲皆起於喉故有以歌韻爲聲音之元者其同於舊有入之韻不同於舊無人之韻明矣江君亦未明於音聲相配此雖僕所獨得而非敢穿鑿也僕以爲考古宜心平凡論一事勿以人之見蔽我勿以我之見自蔽嘗恐求之太過強生區別故寧用陸德明古人韻緩之說後以殷衣乙及音邑五部字數過多推之等韻他部皆止於四等此獨得四等者二故增安竊遏及醜牒五部至若殷乙及謳更析之則呼等不全於三百篇以合韻之說通其窮者必多凡五方之音不同古猶今也故有合韻必轉其讀彼此不同乃爲合韻如載馳之濟闔抑之疾戾此不必改讀而自諧者也闔屬六至濟屬十二等在去聲本一類卽讀入聲如五質之秘脂皆至質真軫震質相配共入亦無不諧疾屬質韻戾屬霽韻亦然特以質脣屑專隸真臻先使真臻先不與譌文殷魂寃通以脂微齊皆灰與譌文至山仙共入不與真臻先共入而濟戾二字便將脂微齊皆灰及術物迄沒諸韻字牽連而至割之不斷矣揄

趣苟驅附奏垢裕之互相牽連亦然。顧氏於古音有草創之功。江君與足下皆因而加密。顧改侯從虞。江改虞從侯。此江優於顧處。顧藥鐸有別而江不分。此顧優於江處。其鄭爲六。顧爲十。江爲十三。江補顧之不逮。用心亦勤矣。此其得者。宜引顧江之說。述而不作。至支脂之有別。此足下卓識。可以千古矣。僕更分祭泰夫廢。及月曷末點。錯辭而後彼此相配。四聲一貫。則僕所以補前人而整之就敘者。顧及大著未刻。或降心相從而參酌焉。

諧聲字。半主義。半主聲。說文九千餘字。以義相統。今作諧聲表。若盡取而列之。使以聲相統。條貫而下。如譜繫。則亦必傳之絕作也。

詩經韻分若干部表。羣經韻分若干部表。合併爲古韻。分若干部表。每部作四條。曰詩經韻。曰羣經韻。曰古本音。曰古合韻。似省兩閱。亦免羣經韻內字有列於古本音。古合韻兩條者。離在兩處。

詩中上下句相開爲節奏者。以下句韻爲正。上句本可不用韻。故多假借近似之音。十月之交。四章。士宰史氏。桑柔。三章。賚疑維階。四章。啓辰東曆。五章。愆恤熱淑。雜用氏疑熱相近之音。及東淑至遠之音。此等乃相開成節奏。非用韻之正。俱不以爲韻亦可。

六月首章。飭服熾急。國鹽鐵論引我用是戒。戒備也。義優於急。不特於韻得也。熾字亦不當略之。月出三章。正月十一章。抑十一章。此三處。慘字。皆懔之譌。懔。愁不安也。慘。毒也。以義考之。亦作懔爲得。今於月出作慘。以爲合韻。於正月略之。抑作懔。應合考。

匏有苦葉。二章。應是軌字。軌。車轍也。謂道路中車行之轍迹。濟蹙盈於道路。兩不相涉。故云不濡軌。與雉

鳴求其杜意相反對，不必泥於車前軌也。毛傳不可從，既曰濟盈則必濡軌，車不可行水中矣，引起下句之意，不知所屬。雉鳴求其牡，讒求非其牡者耳。按前侯以證前軌而讀軌如阜，太迂曲。段玉裁案軌非車轍之專名，毛詩傳本作出轉以下爲軌，是以車之高下言之，高誘注淮南覽冥云兩輪之間爲軌，是以車之廣狹言之，禮記車同軌，當兼高下廣狹兩說，毛傳以下誤作以上，唐人遂妄改軌字爲軻，合韻讀如阜之說，今已改附正於此。

小晏三章，古韻標準以厭集爲韻，似得之。

女曰雞鳴三章，贈字，江先生謂貽字，譌爲贈，不必以改字爲嫌，而讀來如凌也。

疾釋文作痲，郡禮反，則此字非唐人避諱所改明矣，然不必非瘡字之譌也。

詩中第四句始用韻者甚多，如生民首章民姬，江漢五章卣字之類，不必以爲合韻。

縣首章，陔漆穴室爲韻，節奏自合，蓋縣縣瓜，陔一句，其意已足，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詩中用韻，便語止而有餘音，此類甚多，今以陔生爲韻，穴室爲韻，反遺漆字，似未允。

正月十二章鄰云，懋乃真，文殷不可分之證，非合韻。

賓之初筵，首章第三句始用韻，三章第四句始用韻，三章之第一句，承首章起句發端，偶與下韻同耳，秩

字恭字，不必以爲合韻。

載芟篇，載穫濟濟一句，其意已足，有實其積，萬億及秬，兩句一氣讀，其意始足，故積字非韻。

書廣韻目錄後一

切韻之大要有三。雙聲一也。區別呼等二也。聲類異同三也。所謂聲類異同者。就二百六韻之次第考之。亦不遠。東冬鍾一類也。劉鑑切韻指南別之爲通攝。江則古音同。東冬一類。今音同。陽唐一類。切韻指南。江攝。支脂之微一類也。切韻指南。止攝。魚虞模一類也。切韻指南。遇攝。齊佳皆灰哈一類也。切韻指南。蟹攝。古人有韻之文。支脂齊佳兩類通用。齊韻與支韻。幾若無別。考其呼等。竝同者。支韻爲賢離斯。在齊韻爲齋妻屏。自有區分。而五方語言。齊韻字往往張口出之。比支韻之微。斂唇吻固殊。佳皆哈三韻。古今音尤舛侈不同。如釐來古通作一字。今來字必轉其讀。方合於古。其爲二類。截然。在古音。猶江之於東冬鍾。麻之於歌戈魚虞。實合爲一類。眞譚臻殷文魂庾一類也。切韻指南。臻攝。元寒桓刪山先仙一類也。切韻指南。山攝。唐宋韻譜。次第元在魂庾之前。或因文殷元同爲三等。魂庾寒桓同爲一等。以等列之。同相附近。而未辨於其類。在三百篇。用元韻字。必與寒桓一類通。而絕不通魂庾。用魂韻字。必與眞譚一類通。而絕不通元。庾韻字。未見詩。二百六韻之譜。次第雖疏。部分不淆。唐人奏合而用之者。詳議未審。遂致自唐已來。用韻。戾於三百篇。論古者莫之或覺也。蕭宵肴豪一類也。切韻指南。效攝。歌戈一類也。切韻指南。果攝。麻一類也。古音半同。歌戈一類。半同。魚虞一類。切韻指南。假攝。陽唐一類也。切韻指南。宕攝。庚耕清青一類也。切韻指南。梗攝。蒸登一類也。切韻指南。曾攝。尤侯幽一類也。切韻指南。流攝。侵一類也。切韻指南。深攝。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一類也。切韻指南。咸攝。凡十有六攝。今音蓋十五類。古音十三類。上去入統乎此。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鄭樵通志。內外轉圖。覃已後八韻。移唐陽之前。蒸登移侵之後。於十五類不相謬。顏元孫干祿字書。覃談在陽之前。蒸登在鹽之後。吳械韻補。勗立古通某韻。及古轉聲。

入某韻之注。今人韻目下所注古通轉本之鄭庠古音辨。分六部。明顯炎武音學五書考證。古音分爲十部。按之聲類俱疏舛。未爲得也。

書廣韻目錄後二

隋陸法言定切韻五卷。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宋景德中重修。增多萬四千三十六字。自隋仁壽元年辛酉。距宋景德四年丁未。四百七年。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敕改名大宋重修廣韻法言書。今不傳。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注。蓋二百六韻。實法言舊目。廣韻上聲二腫。韻字下云。此是冬字上聲。蓋昔人論韻。審其洪細。爲一二三四等列。如平聲二冬。十一模。十五灰。二十三魂。二十六桓。全韻皆一等。合口呼。十六咍。二十四咍。二十五寒。六豪。七歌。二十二覃。二十三談。全韻皆一等。開口呼。十九臻。五肴。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全韻皆二等。開口呼。二十文。全韻皆三等。合口呼。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全韻皆三等。開口呼。三蕭。二十幽。二十五添。全韻皆四等。開口呼。上去入大致準此。餘韻或主辨等。兼合口呼。開口呼。爲一韻。如十一唐。十七登。及十四泰。一等。四江。十三佳。十四皆。二十七刪。二十八山。十三耕。及十七夬。二等。八微。十二齊。二十二元。三等。一先。十五青。四等。竝兼合口呼。開口呼。上去入準此。或因字少。不煩別出。則兼數等爲一韻。鍾韻兼三等四等。腫韻之三等四等字。爲鍾之上聲。惟鍾韻二字屬一等。爲冬之上聲。以字少。不別立部目。又臻韻二韻。無上去聲字者。其上去聲字。在隱焮二韻內。臻韻櫛韻竝二等。欣韻迄韻竝三等。惟上聲隱韻去聲焮韻兼二等三等。其二等棘亂等字。卽臻韻二韻之上去也。亦以字少。不別立部目。然則欣隱焮迄。宜改文吻問物之前。而真與讓臻欣通。軫與準隱通。震與稊焮通。質與術櫛

迄通。斯於四聲無所翫。不啻如宋人之改文與欣通。吻與隱通。問與焮通。物與迄通。使欣隱焮迄相隔絕。此唐宋韻所可詳議者。類炎武音論曰。唐時二十一。宋時通宜。祖廟改焮爲欣。雖云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於真韻中開一用之。如杜甫崔氏東山艸堂詩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答李潞州二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無通做者。合爲一韻。始自景祐去聲問焮亦然。惟上聲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又各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平李子德因篤以爲目錄誤。又考唐人如李白寄韋六孫遜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顧君於般隱二韻辨之甚詳。後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注欣同用。吻注隱同用。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非廣韻舊注也。張刻曹刻。注文完善。別有注文刪整者。余曾見大小二本。及顧氏刻。惟顧刻去聲隊注。代廢同用。餘皆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卽顧氏音論中列廢韻目。亦與各本注同。而所刻獨遠異。此正宋人改併之一。顧氏考唐宋韻譜異同。遺而未舉。蓋其疏忽處也。曹刻入聲目錄。物注與迄通。而卷內各注獨用。與各本注同。上去聲末六韻。各本改從禮部韻略集韻。而於注仍改之未盡。小本注文刪整者。上聲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曹刻去聲隱。雖移陷鑑之前。而監注榛同用。隱注梵同用。陷注鑑同用。猶屬舊注。未改目錄。監第五十五注。榛儼同用。隱第五十七注。鑑同用。鑑第五十九注。梵同用。蓋舊次陷第五十七。是以有儼同用之注。隱第五十九。是以有梵同用之注。景祐後塗改陷鑑儼三字。而注未改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隸五十三。檻五十四。儼。可證廣韻舊次去聲亦同禮部韻略集韻矣。宋初徐楚金說文解

字韻譜。今人以李潛說文解字五音譜爲徐氏書，非也。序稱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後序稱又得李舟所著切韻，殊有補益。其閒有說文不載，而見於序例注義者，必知脫漏。竝從編錄疑者，則以李氏切韻爲正，殆無遺矣。是書在廣韻前，上聲韻作洪，而洪第五十二，檻第五十三，儼第五十四，去聲韻作險。注云：俗作驪，非。而陷第五十七，鑑第五十八，險第五十九，尤足證唐人舊次如是。紀學士曉嵐曰：惟徐氏此書，及明嘉靖閒朱氏石金石韻府，皆於下平聲二仙內，分出三宣。豈明時人亦本李舟韻乎？余曰：朱氏書未知本何韻，豐坊爲作序云：取夏竦道參薛尚功楊桓諸編，增其文，按四聲列之。此言其字之所本，不言韻所本。今考其書，上聲檻儼范三韻，及去聲驪韻，迺無字不列，而平聲儼在咸銜之前，入聲業在洽狎之前。宋景祐已後，乃有此次。視徐氏書之足證唐韻舊次者，迺異矣。

書廣韻四江後

隋唐二百六韻，據當時之音撰爲定本。至若古音，固未之考也。然別立四江，以次東冬鍾後，似有見於古用韻之文。江合於東冬鍾，不入陽唐，故使之特自爲部，不附東冬鍾韻內者。今音顯然不同，不可沒今音，且不可使今音古音相雜成一韻也。不次陽唐後者，撰韻時以可通用字相附近，不使以今音之近似，而淆素古音也。惜不能盡從斯例。如七麻當分爲二韻，一次魚虞模之後，一次歌戈之後，五支當分爲二韻，一與支脂微附近，一與歌戈附近。十虞當分爲二韻，一與魚模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一先當分爲二韻，一與真隱臻般文魂庖附近，一與元寒桓刪山仙附近。三蕭四宵五肴六豪之字，當別出。古與尤侯幽通者爲一韻，次尤侯幽之後。十二庚十三耕十四清當別出。古與陽唐通者爲一韻，次陽唐後。十八尤當分爲

二韻。一與脂之微附近。一與侯幽附近。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二十四鹽當別出。古與侵通者爲一韻。以次侵後。上去入準此分之。定韻時。塵靡明於江韻。餘諸韻則在明昧之間。不能截然分別。宜乎好古者。譏其論韻之疏缺。古音之說。雖近日始明。然鄭康成氏箋毛詩云。古聲填。真塵同。及注他經。言古者聲某某同。古讀某爲某之類。不一而足。是古音之說。漢儒明知之。非後人辨議也。唐陸德明毛詩音義。雖引徐邈沈重諸人紛紛謂合韻取韻叶句。而於召南華字云。古讀華爲敷。於邶風南字下云。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是陸氏已明言古韻。特不能持其說耳。宋吳才老辨爲古通某韻。及古轉聲入某韻之說。戴仲達則有古正音非協韻之說。明陳氏近顧氏考證益詳。而古韻今韻。究未得其條貫。蓋隋唐諸人辨聲之功多。考古之功少。吳氏陳氏顧氏。則又考古之功多。辨聲之功少也。

書盧侍講所藏宋本廣韻後

余少時得顧寧人氏所校刻廣韻。後又於友人處。見大版廣韻。與顧刻無異。殆卽顧君所據之書也。朱錫鬯爲吳下張氏重刻宋本廣韻作序。有曰。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第仍明內庫鑄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所稱中涓取而刪者。未知其審。而序端言周順以天子聖哲分四聲。則已誤舉周捨對梁武帝語歸之顯。此本無從得其刻書年月。注文亦既刪斲者矣。韻自淳祐末劉淵併後。幾莫復識。別二百六韻之稱。明內庫猶取廣韻錢版事。屬希有。詎旋有刻此本者歟。抑此本實在前爲宋時詳略兼行。去其繁重者歟。上聲目錄十八物。注隱同用。而卷內仍各注獨用。不使連屬。去聲代廢。連屬於隊。注通用。目錄隊下注代同用。廢注獨用。上去之末六韻。儼羅列。疎隘陷鑑之

前連屬爲二，與平聲入聲連屬爲三者，遠異而五十琰，注與忝同用，無儼字，目錄下注忝儼同用，此宋景祐寶元已前所決無有也。其開或云某同用，或云某通用，或云與某同用，參差不治如此。當景祐中修禮部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於是平聲合欣於文，合儼於鹽，添合凡於咸，銜上聲合隱於吻，合儼於琰，忝合范於謙，去聲合廢於隊，代合焮於問，合儼於黠，榛合梵於陷，鑑入聲合迄於物，合業於葉，帖合乏於洽，狎毛大可隱爲之說曰：其所云窄者，如冬臻殷，龜山談，添銜凡等，何弗之考也。後人不覩廣韻善本，卽吳下張氏所重刊，注文完好，而二十文下注欣同用，十八吻下注隱同用，及上去之末六韻，與平入，魁，皓，皆自禮部韻略施行，檢廣韻者，依見行新例，加塗乙，遂致舛謬，幸其參差不治，改之未盡，苟尋求蹤跡，古書所出，舛謬之故，章章具存，復閱數百年，舊本蕩然泯滅，學者將益茫如，豈不愈可致惜乎哉。盧公雅才閎博，今之篤古君子也，余從假此本，因志數言而歸之。

顧氏音論跋 癸未

右三卷，考論韻之原委，蓋欲據唐人正宋已後之失，據古音正唐人之失，意甚善也。隋陸法言唐孫愐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於宋陳彭年丘雍所刊，益名廣韻者耳。廣韻已無善本，致使唐宋用韻沿革異同，莫之或知，以顧君之精博，而猶覈之疏，他人無論矣。方開皇初，法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亡或存，法言獨自屏居，乃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詎仁壽初，法言撰韻時，凡七十有七年，其後郭知玄更以朱箋三百字，越七十有五年，爲天寶十載，孫愐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法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撰韻英，仍舊爲五卷。

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天寶時有陳廷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爲歟。所謂仍舊爲五卷者，殆仍法言卷秩歟。自天寶末，又二百五十三年，爲宋景德四年，而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明年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法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序，侈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丘雍、因法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六韻，實法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云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郭知玄、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者之一耳。寶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韻也。龍圖待制咸輪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於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改。後三十有一年，爲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韻略前此不宜爾也。吳才老韻補上聲五十二韻，五十三韻，五十四韻，猶舊次去聲，亦同集韻。蓋由習於景祐通用例，合儼於瑛忝合范於榛，合醜於豔，榛合梵於陷，鑑遂迷失乎荏，顧君嚴辨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於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於禮部韻略合廢於陳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例異者八處，不知併是，而十有三處，鞏然可考，而唐宋用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其間，已上音論中所失考，暨考之而疏，足以滋惑，余故書其詳，補正。

之。至如三百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元。唐人用韻，乃溷而通之。顧君泥於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一語，不復致考。且於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從真讎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晉論載六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漁仲諸人之謬誤。古之所謂轉注，漢許氏之所傳，槃未之有聞焉。余別有辨正，見答江丈論小學書，茲不具論，論其尤關音韻者。

書玉篇卷末聲論反紐圖後

宋元已來，爲反切字母之學者，歸之西域，歸之釋神珙。蓋由鄭樵沈括諸人論古疏漏，惑於釋氏一二剪劣之徒，眠誕誣欺，據其言以爲言也。今珙之反紐圖具存，其自爲序曰：昔梁沈約創立紐字之圖，然則珙所爲圖，遠在沈休文後。祖述休文者也。彼夫競指珙爲北魏時人，始傳西域三十六字母於中土，徒因世俗言休文始造韻，欲追而上之，以前於休文爲中土之有反切韻學，本乎西域左證耳。釋氏之徒，舉凡書傳所必資，竊取而學之，既得則相欺相誕，以造爲西域之說，固不足指數。獨怪信之者之數典不能稽，遠又筆之書以惑後人，噫，其陋也。況珙序內，併及元和韻譜，自齊永明梁天監下迄唐憲宗元和間，三百二十載，珙更後乎元和，而移其人於四三百載之前，而莫之或辨何哉。珙圖無所謂字母者，惟五音聲論列字四十，而不曰字母，與今所傳三十六字，相與齟齬。王伯厚言玉篇卷末，附以沙門神珙五音聲論四聲五音九弄反紐圖考，珙自序不一語涉及五音聲論，殆唐末宋初，或雜取以附玉篇末，非珙之爲，故列之珙反紐圖前，不題作者姓氏。玉海有三十六字母圖一卷，僧守溫撰，呂介孺曰：大唐舍利劍字母三十。

後溫首座益以蟻牀幫滂微奉六母。然則字母三十六。定於守溫。在珙後者也。雖唐之季已有是。而其學不著。故終唐之代。以迄宋初。絕不聞字母之稱。今經傳字書所有反切。仍魏晉齊梁隋唐相傳之舊。方漢時崇治經義。鄭康成氏尤爲世所宗。其後樂安孫炎受學康成之門人。稱東州大儒。顏之推家訓。陸德明經典釋文。張守節史記正義。皆曰孫炎創立反語。崇文目錄曰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王伯厚曰世謂倉頡制字。孫炎作音。沈約撰韻。爲椎輪之始。此唐宋人論反切字音。咸溯源叔然也。逮乎宋失。則韻出神珙出梵僧矣。反語之興。不啻七八百載。而後鏡傳守溫之字母。近儒乃莫有能言叔然者。吾故書此。以見經史字音儒生結髮從事。勿迷失其師承也。

書劉鑑切韻指南後

世之傳書論字母等韻者。多不本所始何歟。其法以唐之季。釋守溫爲斷。稱之若無足徵信。然流俗惑於字母之云。疑聲音文字。諒由母滋生。況其又假古人所謂宮商角徵羽。自文以取重哉。前乎守溫。有辨字五音法。凡十字。五音聲論。凡四十字。皆與字母三十六參互齟齬。而宋時之以三十六分隸唇齒喉舌牙。與近所傳復遠異。劉士明是編。獨有取於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次成十六通攝。辨其開口呼合口呼。其韻之也。橫爲字母三十六。從爲平上去入暨一三三四等列。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俱細。而四尤細。其以配五音也。牙爲角。舌爲徵。唇爲羽。齒爲商。喉爲宮。方未有四聲之前。就用韻比類區分。擬於五音。魏書江式傳。言呂忱弟靜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鱗徵羽。各爲一篇是也。齊永明中。周顒沈約。始以平上去入製韻。平聲字繁。鱗爲上下。徐景安樂書。乃曰凡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徵爲上。

羽爲去。逮宋人說傳字母，則讓江左撰韻時，識四聲，不識七音。近又或析等列之，四成五，謂五音乃在是者。於是五音之說，岐而傳會，誠無施不可。余以謂皆非也。虞夏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之所謂五聲，宮商角徵羽也者，非以定文字音讀也。凡一字則函五聲，誦歌者欲大不踰宮，細不過羽，使如後之人，膠於一字，謬配宮商，將作詩者，此字用商，彼字用宮，合宮商矣。有不失其性情，達其志意乎。惟宮商非字之定音，而字字可宮可商，以爲高下之節，抑揚之序，故作者寫其性情，而誦之者宛轉高下，以成歌樂。語言文字，其音讀本乎師承者有定，而及夫歌以永其言，大而爲宮，細而爲羽，無一定也。學病於後人皮傅，烏呼！此古義之所以流失，其本歟。

轉語二十章序

人之語言萬變，而聲氣之微，有自然之節限。是故六書依聲託事，假借相禪，其用至博，操之至約也。學士茫然莫究，今別爲二十章，各從乎聲以原其義。夫聲自微而之顯，言者未終，聞者已解，辨於口不繁，則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譜之，其爲聲之大限五，小限各四，於是互相參伍，而聲之用蓋備矣。參伍之法，台余子陽自稱之詞，在次三章，吾印言我亦自稱之詞，在次十有五章，截四章爲一類，類有四位，三與十有五數，其位皆至三而得之，位同也。凡同位爲正轉，位同爲變轉，爾女而我，若謂人之詞，而如若然義又交通，竝在次十有一章，周語若能濟也，注云：若乃也。檜弓而曰然，注云：而乃也。魯論吾末如之何，卽柰之何，鄭康成讀如爲那，乃箇切。案集韻三十八箇云：如乃箇切，若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鄭康成讀，今尙書音義無此，蓋開寶中所刪。丁度等據未改釋文有之。毛詩柔遠能邇，箋云：能側也。側字當亦

音乃個切。曰乃曰柰曰那。在次七章。七與十有一數。其位亦至三而得之。若此類連數之不能終其物。是以爲書明之。凡同位則同聲。同聲則可以通乎其義。位同則聲變而同。聲變而同則其義亦可以比之。而通。更就方音言。吾郡欲邑讀若攝。失葉切。唐張參五經文字。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已然。歛之正音讀如翁。翁與歛聲之位同者也。用是聽五方之音。及少兒學語未清者。其展轉譌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證聲之節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唐設也。古今言音聲之書。紛然淆雜。大致去其穿鑿。自然符合者。近是。昔人既作爾雅方言釋名。余以謂猶闕一卷書。創爲是篇。用補其闕。俾疑於義者。以聲求之。疑於聲者。以義正之。說經之士。搜小學之奇觚。訪六書之逸簡。溯厥本始。其亦有樂乎此也。時乾隆丁卯仲春。戴震撰。

卷五

原象

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其隨大氣而左。準赤道爲出沒者。晝夜之故也。虞夏書以璿機玉衡寫天遺製。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步算家所謂不動處。亦曰赤道極。是爲左旋之樞。日躔黃道。其極曰黃道極。周髀所謂北極。璿機環繞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繞璿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璿機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

十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七日小餘過日之半月遂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九日小餘過日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葦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言六日者舉成數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闕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月過則食闕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閒赤道者中衝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衝與外衝內衝發斂所極至也中衝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衝爲春入次二衝爲夏當其衝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衝爲秋出次四衝爲冬當其衝閉也周髀之七衝六開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其衝之規法由來遠矣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衝之下已北其外衝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衝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

璿機玉衡

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躔永短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列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

而生星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時，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鳥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氏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鳥南陸，蒼龍房心東陸，玄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龍角東陸，鳥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譔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且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陸，過中乃西流，季夏六月火中，故爾雅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且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八舍十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玄枵維首，又曰玄枵虛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玄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鬻，燭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氏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玄枵，一曰天竈，一曰顛頊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鬻，鬻以閏，東井輿鬼以狼，瓠假，假星，識日月之躔，遠假星，蓋二萬五千餘年，循黃道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古在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赤道外。星之與內外衡相值也，竝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乎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且中，隨時爲書，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於斗牽牛也。然則十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玄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次也。

中星

周官經。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灋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尙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晷。伎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日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寒暑進退。晝夜永短。悉因之而隨地不同。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偏南偏北。或偏西偏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測北極。譬月食。得地體周九萬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二百餘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敲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漏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闌。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

土圭

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闇。紀於月者也。永

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遂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歷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暨星與黃赤道相值紀於歷數者察之圭槩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

五紀案此章類見迎日推策記姑兩存之此多暨星與黃赤道相值察之圭槩兩句

先生作七經小記原象其一也。以此四章合句股割圓記迎日推策記共稱原象曲阜孔氏已有刊本。但文集當仍其分篇之舊原象說天體割圓說步算言各有當也。又如原善三篇嘗分析數十章稱引六經疏通證明之別成一書亦七經小記之一而集中俱仍其舊。至水地記則小記中言地理之書僅成一卷制數記則言禮樂制度故訓記則言小學書皆未成梗槩具見斯集段玉裁附識。

迎日推策記

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圓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圓周之一設其樞象北極也爲規載之口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節氣刻分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圓周之一是爲北極躔機躔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十有三衡分至之閒做黃道爲六者四應一歲之中氣節氣衡百度度六十分應晝夜之刻分十分有二秒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曰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北極焉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婺女爲玄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躔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

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之盈縮。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之規法。盈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動有常之機也。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朧。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躔月邊。紀於星辰者也。盈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凡推步久則必差。非失在天行。亦非立法之宜。於時革。渾圓至大。數所難窮。臂猶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是故設氣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日月之盈縮遲疾。此之謂有定之差數。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今步算家。名木輪下中周。去地近爲卑。極近爲最卑。又名高衝上中周。去地遠爲高極。遠爲最高。本輪之左右。道近高卑。通中爲中距。中其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恆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以近本輪心爲最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引數。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卑。臨行。又割之爲最卑。日行。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倍之。而再終。名倍引數。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下半周爲縮末。盈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速。上半周之半爲縮初。上半周爲盈末。縮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遇自盈初。

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爲加差，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爲減差，月道，今名白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名本輪，其最卑名入轉，最高名月字，中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終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周，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爲最高行，又名月字行，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上半周爲疾末，遲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逆，故遲，下半周之半爲疾初，下半周爲遲末，疾初兩限，與平行之勢順，而加遲，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自疾初爲入轉，滿四限，謂之轉終，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名頁圓，合均輪全徑及次輪半徑爲頁圓半徑，其心在均輪上，當次輪最近點對衝之處，其周曰次右旋之規，名次輪，其心在頁圓上，頁圓不旋轉，與右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名次均輪，其心在次輪上，右旋月在次均輪上左旋，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名倍離，朔至望，望至朔，而兩周朔望時，則次均輪心，最近於均輪心，兩鼓時，最遠於均輪心，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朔望時，次均輪心，正值次輪均輪相切之處，從地心作直線，過次均輪心，朔望時，月必在下，兩鼓時，必在上，皆正當直線，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有平朔，有定期，平朔者，本輪心所到定期者，月之實體與日會，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又名計都，於是月遂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又名羅喉，今歐巴謂中交爲正，正交爲中，於是月遂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尙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尙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

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入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步算家謂之交行亦謂之羅許左旋行度，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值內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月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九道八行之用，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名曰極繞黃極本輪，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名曰白極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季過季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名曰離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名黃白大距，爲之加運焉。上下弦月道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翕闕之節，未昭然明著，其故亦適是也。屈原賦之文曰：圓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填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竝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缺，填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古之治歷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遲疾留退，見伏有稽其規法，曰左旋之規，名本輪，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輪，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

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昔名最高行。星所屬之規。名曰輪。又名次輪。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凡日月五步之規法。其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入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入視之加大。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名伏見輪。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

九道八行說

月道出入黃道內外。二十七日有奇。而交道一終。交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古曆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考其差也。借青朱白黑以別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朱道爲正南。立夏。朱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凡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退在秋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秋。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冬。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秋分。黃道裏五度半。秋分。無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秋分。白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北緯十六度奇。而

入陰曆半交必在立秋黃道裏五度半。立秋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秋白道。又三十交。退在春分。無南北緯。而入陰曆半交必在夏至黃道裏五度半。夏至北緯二十三度半。則月北緯二十九度。是爲夏至朱道。又三十交。退在立春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曆半交必在立夏黃道裏五度半。立夏北緯十六度奇。則月北緯幾二十二度。是爲立夏朱道。又三十交。退在冬至月復循赤道。以四年過半。循二赤道。四年過半。循二黑道。四年過半。循二白道。四年過半。循二朱道。十八年過半。八行一周。古曆以自南而北。交於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曆謂之正交。古曆自北而南爲正交。今曆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曆。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交道出入焉。可以考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交終所差。每月交於某宮某度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一乙亥

今人所謂赤道極者。卽魯論之北辰。周髀之正北極也。又曰北極樞。今人所謂黃道極者。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機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以擬黃道極。後失其傳。紛紜殊說。私臆罔據矣。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璿機。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冬至夜半。在正北極下。正北子位。是爲北游所極。日加卯之時。在正北極左。正東卯位。是爲東游所極。日加午之時。在正北極上。正南午位。是爲南游所極。日加酉之時。在正北極右。正西酉位。是爲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日四游所極也。冬至夜半。起正北子位。晝夜左旋一周。而又過一度。古度法。漸進至四分周之一。則春分夜半。實爲東游所極。故夏至夜半。南游所極。秋

分夜半。西游所極。此璿機之一歲四游所極也。古者冬夏致日。故周髀之文。但舉二至。則二分可知也。又錯舉冬至卯酉。則每日必周四游。皆可知也。

周髀北極璿機四游解二

月建之說。由來古矣。漢人據逸周書。以爲斗杓移辰者。失其傳也。正北極以爲中北極。璿機環繞而成。規均分之。爲十有二宮。冬至夜半。璿機起正北子位。是謂建子。晝夜一周。又過一度。古度法。小寒則過丑宮。大寒爰直丑位。是謂建丑。立春過寅宮。啓蟄。今爲雨水。爰直寅位。是謂建寅。雨水。今爲驚蟄。過卯宮。春分。爰直卯位。東游所極。是爲建卯。穀雨。今爲清明。過辰宮。清明。今爲穀雨。爰直辰位。是謂建辰。立夏。過巳宮。小滿。爰直巳位。是謂建巳。芒種。過午宮。夏至。爰直午位。南游所極。是謂建午。小暑。過未宮。大暑。爰直未位。是謂建未。立秋。過申宮。處暑。爰直申位。是謂建申。白露。過酉宮。秋分。爰直酉位。西游所極。是謂建酉。寒露。過戌宮。霜降。爰直戌位。是謂建戌。立冬。過亥宮。小雪。爰直亥位。是謂建亥。大雪。過子宮。冬至。而復起子宮。北游所極。如是終古不變。非若北杓所指。虞夏迄今。已差兩次也。

祖沖之曰。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斗節時。其效安在。今考北極璿機四游。與日躔黃道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

記夏小正星象

建寅之月。夏以爲正月。於時日躔降婁。初昏參已過中。猶云參中者。舉大體言之。非若後代求諸度分之

細也。斗杓縣在下者。史記杓擔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參中則魁南上。杓北下矣。二月日躔大梁。三月日躔實沈。參伏者。日所在之宿。故伏而不見也。四月日躔鶉首。故昂朝觀。南門在亢氏之南。五月日躔鶉火。故參朝觀。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合於堯典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之文。時之相去未遠也。周以建未之月。春秋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謂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丑之月。寒退旦中也。此惟周時則然。凡星未中左旋。進而上。過中左旋。流而下。詩七月流火。合乎月令季夏昏火中。皆周時數百年間也。六月日躔鶉尾。斗魁北下。故杓南上也。七月日躔壽星。漢案月者。與戶南北直也。織女三星。恆嚮降婁。壽星西沒。則降婁東升。故初昏織女東嚮。斗杓縣在下者。魁枕參首。且參中。故斗杓北下。而旦魁參相應也。八月日躔大火。辰則伏者。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心三星。中明大者。凡言大火主焉。此所謂辰也。日在則其心不見。故曰伏。同日出沒矣。去日半次而後朝觀。且參中者。已過中。猶言之。舉大體也。九月日躔析木之津。辰繫於日者。辰心也。日將出。心乃見東方。十月日躔星紀。南門二星。朝見於東南隅。非昏見也。言初昏者。失其傳也。織女北嚮。而且星紀東升。故降婁直北。織女恆嚮降婁者也。十有一月日躔玄枵。十有二月日躔娵訾之口。凡夏時日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且昏中。悉因之而異。與丁升衛書丁酉。

易玄星紀譜。頗不通。上層列二十八宿。各注總度。終於三百六十五。無小餘。次層列十二次。注分野。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三層用孟喜易坎離震兌四正卦之爻。配二十四氣者。四層用李溉所傳卦氣圖。十二辟卦之爻。配七十二候者。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五層用諸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爻錯綜。

之以一爻配玄之二贊，亦終於三百六十，後不接續。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及其準易，因空格附記諸家所推玄之九贊，配日躔宿度，與節氣次舍之屬。七層八層，列玄之九贊，與五層相配。楊子雲本太初三統之法作玄，而此乃用四分法，已不合子雲意矣。龔漢人卦氣，又不解六日七分之法，使不能循環相接，由疏於算學，強作解事也。舊本式樣不分曉，今擬一式，使開卷了然，整齊易寫，譌脫處，皆推明粘簽，可照改也。

再與丁升衡書丁酉

太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兩贊配一日，終於三百六十四日，有半。末有躡贏兩贊，配半日，及歲之小餘。太初曆一晝夜，千五百三十九小分，是爲日法，卽爲度法。其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滿度法，得三百六十五度，有小分三百八十五。其歲周卽爲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三百八十五。因而四之，得千五百四十，滿日法成日，仍有小餘一。是四年而大於四分曆者一，小分六千一百五十六年而較四分曆少一日矣。漢已後，歲實各曆不同，未有過四分日之一者。獨太初曆過之。晁說之謂溫公本太初曆而作，玄曆考其所計分秒，從用四分曆耳，絕不涉太初也。此譜上一層宿度，次二層十二次，皆取之漢書，乃赤道度。後漢永元四年，賈逵奏稱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十五年，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與赤道宿度多異。節氣準黃道，不準赤道，則凡就赤道言節氣者，謬也。況列宿有歲差，唐虞冬至日在虛，乃玄枵之中，殷在婺女，乃玄枵之維首，周冬至日在牽牛，至周末在斗，故周人名斗牽牛爲星紀之次。今冬至日在箕初，乃析木之津。正中漢書言星紀中牽牛，初冬至者，未測驗故也。四分曆改爲斗十九度冬至，太初之失見矣。次隨星名。

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祖沖之論之甚詳。則凡以十二次之初爲節氣。十二次之中爲中氣者。謬也。此兩層其謬多端。次三層乃易緯所謂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氣者。次四層乃易緯所謂十二辟卦。爻配一候者。次五層雖取易緯卦氣起中孚之說。彼以侯大夫卿公辟六十卦之爻。均分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卦主六日又八十分日之七。是爲六日七分法。此以相比之侯大夫卿公辟五卦六爻相間。乃兼用齊天保曆。所謂五卦初爻。相次用事者。此層當與子雲八十一首。準易六十一卦者合。而乃與上次四層爻準一候五日。皆終於三百六十闕玄之馴準坤九贊。及將準未濟之初一。此十贊合爲五位。斷而不續。上次三層爻準一氣者。亦不數此五位。因傅會其說。謂坤無當於卦。則無當於爻。示八十一首虛一不用。夫子雲以躑躅繫養之末。欲該曆日與天度之餘分。未聞闕馴不用。且闕將之初不用也。次六層列玄之八十一首。次七層八層。列玄之七百二十九贊。其次六層空格。附錄范叔明郭元高司馬溫公三家異同。范叔明以二十四氣。均分七百二十九贊。氣得三首三贊。又二十四分贊之七。所云氣起者。以餘分在此贊也。既詳其餘分。而氣終定於前一贊。則餘分未盡。是自亂其例矣。郭元高以兩贊配一日。而分晝夜。自中之初一起。終於養上九三百六十五日之晝。餘歸躑躅。溫公以一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一贊得四十分十六秒。合八十一首之贊。共得二萬九千五百二十四分十六秒。於四分曆。仍有六十分二十四秒。以四十分十六秒繫之。躑。二十分八秒繫之。贏。二法歸餘於躑躅。優於最上兩層起大雪。要其不知列宿有歲差失。則均焉。

續天文略序

巨震謹案書言敬授人時。易言天垂象見吉凶。其在周官推步。掌於馮相氏。占變。掌於保章氏。各有專司。故司馬遷史記分爲八書之二。古者小民咸識天象。仰瞻星漢。用知時節。而趣耕作。夏小正月令諸書。示農事。女工。弗怠緩也。而律設科條。私習天文有禁。乃以絕民間。或妄語禳祥。是二者又有宜講求不宜講求之別矣。然施之於用。雖二事。苟溯而上之。日月星運。行有常。其爲體也。則一。宋鄭樵通志錄步天歌。兼及其注文。繼以晉書所列天漢起沒。十二次度數。州郡躔次。又參以隋書所列七曜。述是數者。爲天文略。樵稱歌詞句中有圖。言下見象。不語休祥。而注內仍不免涉災祥休咎。至若十二次宿度。雜舉劉歆費直蔡邕三家。則由未解歲差。故存其殊致。莫之折衷。其以郡隸州國也。如曰燕幽州。而所隸有西河上郡北地。此三郡實古雍州。曰衛而配以并州。下列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武都。金城。武威。敦煌。此九郡遠出雍西。曰魏而配以益州。隸廣漢。越嶲。蜀郡。犍爲。牂牁。巴郡。漢中。於下。實非魏之疆土。曰秦雍州。而所隸乃雲中。定襄。鴈門。代郡。大原。上黨。又屬戰國時趙域。晉書此條譌舛特甚。旣無從是正。不宜取以滋惑。蓋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欲成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詳也。今更爲目。十日星見伏。昏旦。中。日。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間。曰晷景短長。曰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前書闕遺。或庶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考自唐虞已來。下迄元明。見於六經史籍。有關運行之體者。約而論之。著於篇。

水經酈道元注序

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字善長，撰水經注四十卷。蕭寶夤之亂，道元叱賊而死，贈吏部尚書冀州刺史。安定縣男，善長雖依經附注，不言水經，撰自何人。唐書藝文志始以爲桑欽撰，欽在班固前，固嘗引其說。與水經遠異，晉已來注水經凡二家。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君卿言二家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則景純已不能言其作者矣。崇文總目水經注亡者五卷，今所傳卽宋之殘本，後人又加割裂，以傅合四十卷之數。如注文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注譌列爲經，遂與前經文又東過巫縣南，割分異卷。唐六典注云：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今自河水至斤貝水，案舊作斤江水，今從漢志作貝。凡百二十三，應脫逸十有四水。蓋在五卷中者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引水經四事，惟魏興安陽一事屬經文，餘三事咸酈注之譌爲經者，故其作書時世益莫能定。水經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無庸重舉水名，而注內詳及所納羣川，加以採摭故實，彼此相雜，則一水之名，不得不更端重舉。經文敘次，所過郡縣，如云又東過某縣之類，一語實該一縣，而注則沿溯縣西以終於東，詳記所逕委曲，經據當時縣治，至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凡經例云過，注例云逕，以是推之，雖經注相沿而尋求端緒，可俾歸條貫。善長於經文涪水至小廣魏，解之曰：小廣魏，卽廣漢縣也。於鍾水過魏寧縣，解之曰：魏寧，故陽安也。晉太康元季，改曰晉寧，然則水經上不逮漢，下不及晉。初實魏人纂敘，無疑史言善長好學，廣覽奇書，故是注之傳，或以其綜覈，或尙其文詞。至於觸類引伸，因川源之派別，知山勢之逶迤，高下，不失地防，取資信非一端，然譌舛既久，雖善讀古書，如閻百詩、顧景范、胡臚明諸子，其論述所涉

猶輒差違。斯訂正之不可以已也。審其義例。按之地望。兼以各本參差。是書所由致謬之故。昭然可舉而正之。至若四十卷之爲三十五。合其所分。無復據證。今以某水各自爲篇。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河已北。河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敝矣。南方之水。莫大於江。而江已北。江已南。衆川因之得其敝矣。惟以地相連比。篇次不必一還其舊。庶乎川渠纏絡。有條不紊焉。休寧戴震。

河水一。河水二。河水三。渠陰溝水。坂水。獲水。睢水。瓠子河。汾水。晉水。文水。原公水。同過水。滄水。涑水。淇水。沁水。清水。渭水。漆水。沮水。澠水。洛水。穀水。澗水。灋水。甘水。伊水。淇水。蕩水。洹水。濁漳水。清漳水。薊水。易水。巨馬河。聖水。灤水。灤餘水。沽河。鮑巳水。濡水。遼水。小遼水。淇水。濟水。汶水。淄水。巨洋水。濰水。東汶水。膠水。泗水。洙水。沂水。沫水。淮水。汝水。澧水。灋水。澗水。潁水。灑水。潁水。洧水。潯水。澠水。泚水。泄水。肥水。施水。江水。夷水。夏水。潁水。滌水。潯水。羌水。涪水。梓潼水。南沮水。漳水。沔水。潯水。均水。丹水。粉水。涪水。湍水。比水。白水。斬水。沫水。青衣水。若水。淹水。油水。澧水。沅水。延江水。資水。湘水。鍾水。深水。耒水。涿水。漣水。澧水。澗水。廬江水。贛水。漸江水。桓水。葉榆河。溫水。存水。淇水。灘水。滎水。潯水。潯水。斤員水。禹貢山水澤地序

書水經注後

夏六月。閱胡朮明禹貢錐指所引水經注疑之。因檢鄧氏書。展轉推求。始知朮明所由致謬之故。是書至唐宋間。遂幾闕淆紊。經多誤入注內。而注誤爲經。校者往往以意增改。如河水注。北河又東。逕莎車國南。北河又東南。逕溫宿國北。河皆當作枝河。蒙上左合枝水之文。今本作北河者。殆後人所改。又如濟水經。

文東至北礮溪。南注文。又東南礮石溪水注之。水出蔡陽城西南李澤。東北注於濟。世謂之礮石澗。卽經所謂礮溪矣。經云濟水出其南。非也。今注重列爲經。胡朏明引其文。乃曰上有北礮溪。故此爲南礮溪。石字衍。不知注明言礮石溪。東北注濟。則濟實過其北。且辨正經文。不當云至礮溪南。其無二礮溪。固顯然。南北二字。殆後人誤增。書中類此者。不勝悉數。據崇文總目。酈氏書四十卷。亡其五。今仍作四十卷者。蓋後人所分。以傳合其卷數。元和志寰宇記等書。引水經注。漳沱河涇水洛水。今皆無之。或在所亡之五卷內歟。水經有郭璞注三卷。唐時猶存。杜氏通典引水經四事。證其爲順帝以後纂敍。郡國志桂陽郡漢寧。永和元年置。吳改曰陽安。晉太康元年。改曰晉寧縣。在桂陽郡東百二十里。三國時。吳與蜀分荊州。南郡。零陵。武陵。巴西。爲蜀。江夏。桂陽。長沙。巴東。爲吳。南陽。襄陽。南鄉。三郡。爲魏。吳志。孫皓甘露元年十一月。以桂陽南部。爲始興郡。十二月。晉受魏禪。未聞魏取陽安事。而水經鍾水。北過魏寧縣之東。蓋作水經者。魏人。故於廣漢漢寧。悉改曰魏。其書實出一手。舊唐志云。郭璞撰新唐志。以爲桑欽。晁公武云。欽爲此書。而後人附益。王伯厚云。酈氏附益。皆非也。今就酈氏所注。考定經文。別爲一卷。兼取注中前後倒紊。不可讀者。爲之訂正。以附於後。是役也。爲治酈氏書者。夢如。亂絲。而還其注之脈絡。俾得條貫。非治水經而爲之也。乙酉秋八月。戴震記。

答曹給事書 庚寅

承示元和志汾州一條。僕有其全書。曾摭入志。其書之可寶貴。自孟堅地理志。道元水經注而外。無有上之者矣。然地志至隋唐。鑿空傳合之說。又多於前人。稍失精覈。不能無謬。如敘汾州沿革數行云。後屬魏。

謂之西河。子夏居西河。吳起爲西河守。皆謂此也。謬一云武帝置西河郡。理富昌縣。謬二云黃初二年。乃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謬三云高齊又於此城置南朔州。謬四云周宣帝於此置汾州。謬五云大業三年廢汾州。謬六水經注謁泉山崖半有一石室。去地可五十餘丈。而張守節引隨國集記云。此爲子夏石室。退老西河居此。有卜商神祠。元和志西河縣卜商祠。在縣北四十里。考之魏書。太和八年置西河郡。治茲氏城。是爲西河郡治。在茲氏之始。道元注水經時。西河郡治新在此地。故於謁泉山及文水。汶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以此。地近汾遠河西河之上。不得移而虛加之。汾上耳。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浮河非浮汾也。道元以浮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室繫之。郃陽咸於魏都安邑不遠。況古所稱西河。未嘗以名郡。卽吳起爲西河守。亦非如後世之郡守。特舉龍門西河。該河之左右諸城。魏未失陰。晉少梁已前。其疆土在河西者。南至華陰。西至洛水。北至今榆林府之北。鄂爾多斯地。而趙之西邊邑。與魏鄰。不與秦鄰。故趙成侯三年。當魏武侯之十五年。趙世家云。魏敗趙蘭。及秦孝公八年。與魏戰。取少梁。越四年。當趙成侯之二十四年。趙世家始云。秦攻我蘭。其後蘭離石中陽。屢失於秦。力復之以守險。魏秦之攻趙蘭。皆自河西來。漢茲氏縣在離石正東。趙地非魏地。凡以爲魏之西河者。謬也。東觀記。西河郡治平定縣離石。在郡南五百九里。吉甫言理富昌縣者。徒因地理志首列富昌。故云。然後漢書始云。凡縣名。先書郡所治也。孟堅作志。未有斯例。闕百詩曾論之。如梁國先書碭。而治睢陽。汝南郡先書平輿。而治上蔡。是也。百詩於西河郡。亦從元和志。則偶失檢耳。凡以爲漢西河郡治富昌者。謬也。水經原公水出茲氏縣西羊頭山。道元注云。魏黃初二年。西河恭王司馬子盛廟碑文云。西河舊處山

林漢末擾攘百姓失所魏興更開疆宇分割太原四縣以爲邦邑其郡帶山側塞矣王以咸寧四年改命
得土其年十一月喪國臣太農閻崇離石令宗羣等二百三十四人刊立石碑以述功德今案晉書西河
繆王斌字子政魏中郎武帝受禪封陳三年改封西河咸寧四年薨子隱立諡字及改封與水經注微異
水經以碑繫之魏黃初二年尤可致疑元和志云魏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置西河郡然則黃初二年實魏
置西河郡之始前此建安十八年省州併郡廢西河郡入太原至是復分太原之四縣置西河郡也黃初
二年下當有記置郡所起者脫去其文自黃初二年越二百六十四年爲北魏太和八年西河郡始治茲
氏城司馬斌葬茲氏故有廟碑在此吉甫因水經注西河王廟碑繫之茲氏黃初遂以爲是時卽置
郡茲氏殊疏晉書地理志西河國領縣四首離石固用後漢書例縣名先書郡所治況碑文言其郡帶山
側塞宜爲離石甚明晉改茲氏曰隰城碑末稱離石令宗羣等不稱隰城魏晉之西河皆因漢永和五年
徙治離石之舊可據證固不一矣凡以爲魏晉之西河治茲氏者謬也元和志介休下云後魏明帝時爲
賊所破至孝靜帝更修築遷朔州軍人鎮之因立爲南朔州但領軍人不領郡縣隋書以南朔州爲齊置
與介州皆於西河郡下言之疏謬失歟南朔州介州並在介休而元和志又汾州下瀕稱高齊於此城置
南朔州蓋難襲羣書前後失檢如是凡以南朔州繫之高齊繫之汾州者謬也魏書地形志延和三年置
吐京鎮太和十二年改鎮爲汾州治蒲子城其地在今隰州孝昌中陷移治西河事詳裴良傳是爲汾州
治在西河之始不待後周宣帝也且西魏別置汾州在今陝西延安府宜川縣後周以東魏之南汾州爲
汾州在今吉州尋改置汾州於今霍州平齊後廢齊之汾州其郡縣屬介州隋開皇十八年改汾州曰呂

州。卽後周所置。在今霍州者。唐武德初以介休郡爲介州。西河郡爲浩州。三年改浩州爲汾州。是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而漫曰宣帝於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其矣。沿革之不易言也。以近古而有法。如吉甫之作圖志一條。中紛然不治者六焉。此外府境。故實水經河水。南過西河圖陽縣東。又南過離石縣西。又南過中陽縣西。又南過土軍縣西。據地望考之。中陽西濱河。當於今寧鄉縣境。趙世家。秦取我西都。及中陽是也。道元乃云中陽故城在東。東翼汾水。不濱於河也。元和志於孝義縣下云。魏移西河郡中陽。於今理此條。可證明水經之中陽。其所本之書。道元偶失檢。元和志中如此事。僕曩者嘗據以證水經。及道元注。各一中陽。至若漢志。西河屬西河郡。中都屬太原郡。魏王泰張守節。潤而一之。水經。汾水南過大陵縣東。道元注云。汾水於縣。迤爲鄆澤。其陂東西四里。南北一十餘里。陂南接鄆。地理志曰。九澤在北并州。殷也。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又名之曰漚洩之澤。俗謂之鄆城泊。許慎說文曰。漚水出西河中陽縣之西南人河。卽此水也。道元所言鄆澤。北起大陵。南接鄆正。今平遙之西。孝義之東。介休之北。最爲洿下。汾川轉徙不常之地。說文之漚水。乃入河。非入汾。後世凡流水。俗多呼某河。叔重得古學。於賈侍中未嘗少假借。漢中陽西濱黃河。說文亦一證。道元就漚字與鄆字牽合。謬矣。孟堅以鄆縣北九澤。當周職方昭餘。祁。然爾雅稱晉有大陸。燕有昭餘。呂氏春秋稱晉之大陸。趙之鉅鹿。燕之大昭。而周禮昭餘。祁。與虜池。嘔夷。涼易並舉。鄭康成云。嘔夷。祁夷。歟。考嘔夷卽澗水。出靈丘。祁夷出平舒。並今大同府境。源流各別。道元。濁昭餘。祁。大陸。嘔夷。而一之。尤誤。嘔夷亦川而非澤。祁縣本晉祁氏之田。因一祁字。而牽昭餘。祁。於祁縣。因一夷字。而疑嘔夷卽祁夷。古人言地。且彼此交糾。又何多責後之地志歟。爾雅呂覽所稱昭餘。祁。大

昭繫之燕。燕之不得跨太原。而有祁平遙介休甚明。蓋以漢人言周秦則多失。以後魏人言漢魏晉則多失。以唐人言後魏齊周隋則多失。勢使然也。魏收卽後魏人。而地形志不能詳魏之州郡興廢。其餘史廬後一代作前代。地志疏漏。譌舛實多。子長良史也。而史記中往往涉傳聞失實之語。謂介之推逃入絳山。顯戾於左氏春秋。漢西河郡穀羅武澤在西北。武澤本名虎澤。唐人避廟諱所改。胡三省注資治通鑑云。虎澤應在五原曼伯之北。後漢建武二十六年。詔使匈奴徙居西河美稷之虎澤。亦卽此澤也。蓋境相接矣。其說得之。五原曼伯。其故城在河之西。而顯景范讀史方輿紀要。以穀羅城及虎澤在永寧州北。美稷城在汾州府西北。皆無可指實。自府而西北至永寧州之北。羣山簇擁巖谷之險。絕無平地以容所謂虎澤者。平遙志有尹吉甫將臺及墓。則後人以晉地之太原。釋涇陽西北之太原。而吉甫之跡。不難東移千餘里。且指一墓實之。元和志孝義縣西五里有魏文侯墳。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段干木墓。縣志則城西五里有魏文侯墓。與元和志合。城東六里有段干木墓。與元和志不合。縣西北七里又有三子墓。指爲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是一縣中而段干木墓凡二三。水經注河水自河北城南東逕芮城。二城之中有段干木塚。唐貞觀中。詔芮城之魏文侯墓。段干木墓。並禁樵採。元和。在貞觀後幾二百年。而在芮城者。又在孝義。凡宗仰昔賢。用寄愛慕。雖指不知誰氏之製。而聞名起敬可也。援以證實用。資考覈。必有起而辨之者。志事頃已告竣。不敢苟同前人。臆踴陳梗概如右。

廬州續志序已五代

余曩因詩古文詞所涉。檢尋郡邑書志。其於經史中地名山川。故城廢縣。以及境內之利病。往往遺而不

載或載之又漫無據證志之失大致盡然南豐吳君爲應州政事之餘暇取舊志續之既見者不復贅於篇曰應州續志書成請序於余余覽其書凡舊文失覈必按諸史事糾謬補逸益不徒踵續是任也君既勤於考訂則余更質以未入是編二事其一舊志相承說謂秦漢爲陰館縣考漢志雁門郡陰館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而武五子傳作白水許叔重說文解字灑水出陰館累頭山灑水卽治水也魏書道武帝西幸馬邑觀灑源水經字譌作湮以爲出陰館則同寰宇記累頭山在雁門縣西北六十里今山在朔代間其東南三十五里卽句注山陰館城在句注陁北水經注桑乾枝水東流通結兩湖俗謂之南池池北對汪陶縣之故城又東北注灑水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流四十九里逕巨魏亭北其言亭川水也北逕繁時巨魏亭劇場闕駟十三州志劇陽在陰館東北百三里顧景范讀史方輿紀要汪陶廢縣在應州西一統志汪陶在山陰縣東白狼堆在應州西北巨魏亭在州北劇陽在州東北然則應州殆漢汪陶劇陽二縣地陰館於地非比矣其一北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領善無沃陽二縣方輿紀要沃陽廢縣在應州西南善無城在代州西北七十里本漢縣考漢志沃陽有鹽澤水經注鹽池西南去沃陽故城六十五里十三州志善無縣南七十五里有中陵縣中陵今寧武之神池縣而善無又在其北沃陽鹽池唐爲安北都護之胡落鹽池今偏關外歸化城西蒙古部地也偏關五寨所食鹽今仍曰蒙古來況中陵善無沃陽之水歸樹頽水以注黃河然則漢沃陽東南距應州遠甚古今沿革作志首以爲重吳君雅才閎博舉其境內利民病民者既殫心求之而於沿革山川志之所列咸務底精確不苟同積古以來守謬傳謬茲二事度亦君之樂聞也夫

記洞過水己丑代

西北之水多濁而趙地之水清者有二其一曰晉水水經所謂出晉陽縣西縣雍山者是也其一曰洞過水水經所謂出沾縣北山者是也沾北山一名沾嶺嶺西鳴水沾水所出皆至井陘合壽陽東界之桃水爲治河北入漳沱嶺之南少山大要谷清漳所出南流合於濁漳自沾嶺南迤西爲木瓜嶺石環嶺八賦嶺大廉山有古石環嶺山武山分形如八字故石環八賦以名其南水悉歸漳北水歸洞過沾嶺近北二泉竝發爲洞過水者與鳴水源同一山今呼陡臺嶺在樂平縣西其水西北流經平定州西南木瓜嶺之水北流七十五里會之水經注之南谿水也又西北至壽陽縣東南界戊子秋余以公事往樂平得觀洞過水之清駛宿常村肩輿早行山中見水流渾濁問諸從者曰此洞過水也何不類乃爾從者應曰昨雨盛水從四山驟至洞過清流潛於渾水下余疑之復行十數里則清澈鏗鳴者曲赴山石間問渾水安在從者曰渾水行遲少待當至矣旣而果至余始信從者前言不我欺歎水性之清濁遲速不侔而不相入也有如是復行三十里許經壽陽之羊頭崖洞過水折而西南流又十餘里至趙家莊盧家莊之間與壽水會流七八里皆池邇行石上汪洋澹泊激石有聲淙淙然下落於建公潭潭方畝許深莫能測四面山皆土戴石巉巖刻秀建公村隱其間居人涉水者或以硤或以略約余畏宿村中詢其土俗無識字人無入城邑謾官長人其山川醇樸之氣可知也壽水控引壽陽全境之水南會於洞過洞過於是始濁魏書地形志云洞過水出木瓜嶺一出沾嶺一出大廉山一出原過祠下五水合道故曰洞過然則同之爲洞因水名加偏旁耳志言五水而屬臚四源失舉者舍壽水無足以當之自建公潭而西逕西落鎮至榆次

縣東界。游波西逝。左則涂水南來會之。水經注所謂出大嶸山涂谷者也。大嶸山卽地形志之大廉山。又西五里。原過水自右會之。統納衆川。勢亦始平。居人用以灌溉。故其地溝塍刻鏤。穠稔千頃。彷彿江南風景。憶春中自汾州還。道經晉祠。觀晉泉之正出。清鑑毛髮。山下醞渠數十。其殺亦宜稻之二水之清之利。更何其相似歟。晉水初出而民利之。洞過必逕流百數十里。而民始食其利。則因乎地勢然矣。五水之合爲洞過也。惟涂水最古。春秋時以名縣。顧物情隱顯有時。是以水經魏志咸表洞過。而壽陽命以壽水。酈道元乃稱曰黑水。宜魏收作志失之也夫。